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情史類略 第十四卷 情仇類

以下阻婚

王嬌

申純，字厚卿，祖汴人也。隨父寓成都。天姿卓越，傑出世表。宣和間，薦而不第，歸，鬱鬱不自勝。家居月餘，因適鄰郡，謁母舅王通判。舅引生至中堂拜妁。因呼其子善父出拜，年七歲矣。再命侍女飛紅呼嬌娘來，良久，飛紅附耳語妁，以嬌未經妝為言。妁怒曰：「三哥家人也（生第三。），出見何害！」生聞之，因曰：「百一姐（嬌第百一。）無他故，姑俟何如？」妁因笑曰：「適方出浴，未理妝耳。」又令他侍女促之。頃刻，嬌自左掖出拜。雙鬟縮綠，色奪圖畫中人，硃粉未施，而天然殊瑩。生見之，不覺自失。敘禮竟，嬌因立於右。生熟視，目搖心蕩，不自禁制。妁笑曰：「三哥遠來勞苦，宜就舍少息。」因室之於室之東，去堂二□餘步。生歸館後，功名之心頓釋，日夕惟慕嬌娘而已。舅、妁皆以生久不相見，款留備至。生亦幸其相留，冀得乘間致款曲於嬌也。平常出入舅家，周旋堂廡，雖時與嬌晤，未敢妄語相及。久之，察其動靜，言笑舉止如有疑猜不定之狀，知其賦性特甚也。求所以導情，而未能得便。

一夕，嬌晚繡紅窗下，倚牀視茶花，久不移目。生輕步踵其後，嬌不知也，因浩然長歎。生低聲問曰：「爾何歎也，將有思乎？」嬌不答，良久乃曰：「兄何自來此？日晚矣，春寒逼人，兄覺之乎？」生知嬌以他辭相拒，因應曰：「春寒固也。」嬌正視，逡巡引去，生亦歸舍。自後時同歌笑，生言稍移邪，嬌則凝袂正色，若不可犯。生以為嬌年幼不諳情事，因不介意。

一日，舅有他甥至，開宴，申生預坐。酒半，始起酌酒勸他甥，因及生，生辭。妁曰：「子量素洪，獨不能一開懷乎？」生言：「矢志功名，且病久，不復能飲。」妁未答，嬌參語曰：「三兄似不任酒力矣！姑止此。」妁乃輟觴退步，酌酒勸舅。申生之前，燭燼長而暗。嬌促步至燭前，以手彈燭，因流視語生曰：「非妾，則君醉甚矣！」生謝曰：「此恩當銘肺腑。」嬌微笑曰：「此乃恩乎？」語未畢，始因索水滌觴，嬌乃引去。自此生復留意。

一夕，嬌獨坐於堂側惜花軒內，生偶至，見嬌憑闌無語。時花檻中有牡丹數本，欲開未開。生還取筆，揮二絕以戲之曰：「亂惹祥煙倚粉牆，絳羅輕卷映朝陽。芳心一點千重束，肯念憑闌人斷腸。嬌妾質豔不勝春，何意無言恨轉深。惆悵東君不相顧，空留一片惜花心。」

嬌得詩，巡簷展誦未畢，忽聞妁語，嬌乃藏之袖間趨歸堂中。生恨恨，殆無以為懷，因作一絕，題於堂西之綠窗上。詩曰：

「日影綦階睡正醒，篆煙如縷午風平。玉簫吹盡霓裳調，誰識鶯聲與風聲。」

後二日，舅他出。嬌窺生不在，直入臥室，見西窗題句，躊躇玩味，知生之屬意有在，乃濡筆和韻以寄意焉。詩曰：

「春愁壓夢苦難醒，日迴風微漏正平。魂斷不堪初起處，落花枝上曉鶯聲。」

生歸，見嬌所和詩，願得之心逾於平常。然言語相挑，或對或否，乍昵乍違，莫測其意。

一日，舅、妁開宴，自午至暮。酒散，舅、妁起歸舍，生獨危坐堂中，欲即外舍。俄而嬌至筵所，抽左髻鈿釵，勻博山，理餘香。生因曰：「夜分人寢矣，安用此？」嬌曰：「香貴長存，安可以夜深棄之。」生曰：「篆灰有心足矣！」嬌不答，乃行近堂階，開簾仰視，月色如畫。因呼侍女小慧，畫月以記。乃顧生曰：「月至此，夜幾許？」生亦起下階，瞻望星漢，曰：「織女將斜，夜深矣。」因曰：「月白風清，如此良夜何！」嬌曰：「東坡鍾情何厚也！」生曰：「情有甚於此焉，可以此誚東坡也！」嬌曰：「於我何獨無之？」生曰：「誠然，則佳句所謂『壓夢』者，果何物而『苦難醒』乎？」言情頗狎，嬌因促步下階，逼生曰：「凡謂織女銀河何在也？」生見嬌之驟近，恍然自失，未及即對，俄聞戶內妁問嬌寢未，嬌乃遁去。

次日，生追憶昨夕之事，自疑有獲。然每思遇事多參商，愈不自足。乃作《減字木蘭花》詞以記之。曰：

「春宵陪宴，歌罷酒闌人正倦。危坐中堂，倏見仙娥出洞房。博山香燼，素手重添銀漏永。織女斜河，月白風清良夜何。」

次日晨起，生入揖妁。既出，遇嬌於堂西小閣中。嬌時對鏡畫眉未終，生近前謂之曰：「蘭煤燈燼耶，燭花也。」嬌曰：「燈花耳，妾用意積之。」生曰：「願以一半丐我書家信。」嬌令生分半，生舉手油污其指，因請嬌曰：「子宜分贈，何重勞客耶？」嬌曰：「既許君矣，寧惜此。」遂以指挾煤之半以贈生，因牽生衣拭指污處，曰：「緣兄得此，可作無事人邪？」生笑曰：「敢不留以為質。」嬌因變色曰：「妾無他意，君何戲我！」生見嬌色變，恐始知之，因趨出，珍藏所分之煤於枕中，因作《西江月》詞以記之，曰：

「試問蘭煤燈燼，佳人積久方成。慙慙一半付多情，油污不堪自整。妾手分來的的，郎衣拭處輕輕。為言留取表深誠，此約又還未定。」

自後生心搖蕩特甚，不能頃刻少置。伏枕對燭，夜腸九回，思欲履危道以實嬌心而未獲。

一日，暮春小寒，嬌方擁爐獨坐。生自外折梨花一枝入來，嬌不起顧生。生乃擲花於地，嬌驚視，徐起以手拾花，詢生曰：「兄何棄擲此花也？」生曰：「花淚盈暈，知其意何在，故棄之。」嬌曰：「東皇故自有主，夜屏一枝以供玩好足矣，兄何索之深也？」生曰：「已荷重諾，無悔。」嬌笑曰：「將何諾？」生曰：「試思之。」嬌不答，因謂生曰：「風差勁，可坐此共火。」生欣然即席，與嬌偶坐，相去僅尺餘。嬌因撫生背曰：「兄衣厚否？恐寒威相逼也。」生恍然曰：「能念我寒，不念我斷腸耶！」嬌笑曰：「何事斷腸？妾當為兄謀之。」生曰：「無戲言。我自遇子之後，魂飛魄揚，竟夕不寐，汝方以為戲，足見子之心也。予每見子言語態度，非無情者。及予言深情味，則子變色以拒我，諒孱繆之跡，不足以當雅意。一言之後，余將西騎矣！子無苦戲我。」嬌因慨然良久，曰：「君疑妾矣，妾敢無言。妾知兄心舊矣，豈敢固自鄭重以要君也。第恐不能終始，其如後患何？妾亦數月來諸事不復措意，寢夢不安，飲食俱廢，君所不得知也。」因長吁曰：「君疑甚矣。異日之事，君任之。果不濟，當以死謝君。」生曰：「子果有志，則以策我。」嬌未及答，俄然舅自外至，生因起出迎舅。嬌乃返室，不可再語。

又越兩日，生凌晨起，攬衣向堂西綠窗內而立，背面視井簷。不知此時嬌亦起，在隔窗內理妝矣。生誦東坡詩曰：

「為報鄰雞莫驚覺，更容殘夢到江南。」

嬌聞之，自窗內呼生曰：「君有鄉間之念乎？」生因窺窗語嬌曰：「衷腸斷盡，惟有歸耳！」嬌曰：「君果誕妄邪。既無意於妾，何前委罪之深也？」生因笑曰：「予豈無意，第被子苦久矣。然則若何謀之？」嬌曰：「日間人眾，無可容計。東軒抵妾寢室，軒西便門達『熙春堂』，堂透茶蘼架，君寢室外有小窗，今日若晴霽，君自寢所逾外窗，度茶蘼架，至『熙春堂』下，此地人罕花密，當與君會也。」生聞之，欣然自得，惟俟日暮，得諧所願。至晚不覺暴雨大作，花陰浸潤，不復可期，生恨恨不已。因作《玉樓春》詞，以寫怏怏之懷。詞曰：

「曉窗寂寂驚相遇，欲把芳心深意訴。低眉斂翠不勝春，嬌轉櫻唇紅半吐。匆匆已約歡娛處，可恨無情連夜雨。枕孤衾冷不成眠，挑盡殘燈天未曙。」

生晨起，會嬌於妁所，因共至中堂，以夜所綴詞示之。嬌低聲笑曰：「好事多磨，理固然也。然妾既許君矣，當別圖之。」

是日，生侍舅從鄰家飲，至暮醉歸。且思嬌早間別圖之言，疑嬌之不復至也，又沉醉睡熟。嬌潛步至窗外，低聲呼生者數次，生不之覺，嬌悵悵而回。又疑生之誕已也，直欲要以盟誓。生剪縷發，書盟言於片紙付嬌。嬌亦剪髮設盟以復於生。雖極意慕戀，然終無便可乘。

一日，生收家書，以從父晉納粟，補閬州武職，以生便弓馬，取生歸侍行。嬌顧戀之極，作詩送行，詩曰：

「綠葉陰濃花正稀，聲聲杜宇勸春歸。相如千里悠悠去，不道文君淚濕衣。」
生得詩，和韻以復，詩曰：

「密幄重幃舞蝶稀，相如只恐燕先歸。文君為我堅心守，且莫輕拚金縷衣。」
生終以嬌「綠葉陰濃」之語為疑，又成一詞，寓《小梁州》以示嬌。詞云：

「惜花長是替花愁，每日到西樓。如今何況拋離去也，關山千里，目斷三秋。漫回頭。慙慙吩咐東園柳，好為管枝柔。又恐重來綠成陰也，青梅如豆，辜負梁州，恨悠悠。」

嬌知生之疑已，亦以《卜算子》詞復之，詞云：

「君去有歸期，千里須回首。休道三年綠葉陰，五載花依舊。莫怨好音遲，兩下堅心守。三只骰兒□九窩，沒個須教有。」

自後生從父以他故不果行，生居家，行住坐臥，飲食起居，無非為嬌興念，以致沉思成病。因託求醫，至舅家。數日，無便可乘與嬌一語，至於飲食俱廢。舅、姪為之皇皇，醫卜踵至，但云生功名失意，勞思所致，終不能知生之心。數日，病小愈。一日，舅出報謁，生因強步至外廡。方佇立，俄而嬌至生後。生駭然。嬌曰：「偶左右皆他往，妾得便，故來問兄之病。」生回顧無人，因前牽嬌衣，欲與語。嬌曰：「此廣庭也，□目所視，宜即兄室。」生與之俱，及門，忽雙燕爭泥墜前，嬌因捨生趨視。俄舅之侍女湘娥突至嬌前，嬌大駭，生乃引去。至暮，復會中堂，嬌謂生曰：「非燕墜則湘娥見妾在君室矣，豈非天乎！」

一日晚，嬌尋便至生室，謂生曰：「向日『熙春堂』之約，妾嘗思之，夜深院靜，非安寢之地。自前日之路觀之，足以達妾寢所。每夕侍妾寢者二人，今夕當以計遣去。小慧不足畏也。君至夜分時來，妾開窗以待。」生曰：「固善也，不亦危乎！」嬌變色曰：「事至若此，君何畏？人生如白駒過隙，復有鍾情如吾二人者乎！事敗當以死繼之。」生曰：「若然，予何恨乎！」是夜將半，生乃逾外窗，繞堂後數百步，至茶蘼架側，久求門不得。生頗恐，久之得路至『熙春堂』，堂廣夜深，寂無人聲。生大恐，因疾趨入，見嬌方開窗倚几而坐，衣紅綃衣，下白絲裳，舉首向月，若重有憂者，不知生之已至也。生因抉窗而入，嬌忽見生，且驚且喜，曰：「君何不告，駭我甚矣！」生乃與嬌並坐須臾，即攜手入幃，解衣並枕，兩情既合，嬌啼百態，不覺血漬生衣袖。嬌剪其袖而收之，曰：「留此為他日驗。」有頃，雞聲催曉，虬漏將闌，嬌令生歸室，因囑曰：「此後日間相遇，幸無以前言為戲。」因口占《菩薩蠻》詞以贈生：

「夜深偷展窗紗綠，小桃枝上留鶯宿。花嫩不禁抽，春風卒未休。千金身已破，脈脈愁無那。特地祝檀郎，人前口謹防。」
生亦口占答之：

「綠窗深佇傾城色，燈花送喜秋波溢。一笑入羅幃，春心不自持。兩雲情散亂，弱體羞還顛。從此問雲英，何須上玉京。」

自後，生夜必潛至嬌室，凡月餘無有知者。豈期慾火所迷，俱無避忌。舅之侍女曰飛紅，曰湘娥，皆有所覺，所不知者嬌之父母而已。嬌亦厚禮紅等，欲使緘口，紅輩亦未之敢發。

俄而生以父書促歸。既歸，則寢食俱廢，乃託人微言於父母，遣女媒求娶嬌為婦。而私囑媒致書於嬌。略云：「前日佳偶，條爾旬餘。松竹深盟，常存記憶。自抵侍下，無一息不夢想洛浦之風煙也。家事、經史，非惟不復措念，縱一勉強，不知所以為懷。天啟其衷，冰人遽往，未審舅姪雅意若何？倘不棄庸陋，則張生之於鶯鶯，烏足道哉！好事在茲，喜不自制，幸相與謀之。新霜在候，善加保衛。」媒得書即往，慙慙致命。舅曰：「三哥才俊灑落，加以歷練老成，老夫得此佳婿，深所願也。但朝廷立法，內兄弟不許成婚，似不可違。前辱三哥惠訪，留住數月，甚能為老夫分憂，老夫亦有願婚之意。而於條有礙，以此不敢形言。」媒氏再三宛轉，終不能得。次日，姪再置酒款媒，嬌侍立於側，知親議之不諧也，心懷悒悒，但不敢形之言語耳。酒散，適嬌至媒前剔燈，媒因私語嬌曰：「子非厚卿之私人耶？厚卿有手書，令我致子。」嬌悚然微言應曰：「然。」淚墜言下，媒為之改顏，遂探書授嬌。嬌收置袖間，未敢展視。姪起，嬌亦隨姪入室。次早，媒再請於舅，且以言迫之。舅怒曰：「此無不可，第以法禁甚嚴，欲置老夫罪戾也！」媒知其不就，因告歸。舅又命姪酌酒與媒為別。嬌因侍立，私語媒曰：「離合緣契，乃天為之也。三兄無事宜來。妾年且長，歲月有限，無以姻事不諧為念。」因出手書，令媒持歸，以復於生。媒既歸，道舅不允之由，遂以嬌書與生。生展視，乃新詞《滿庭芳》一闕也：

「簾影篩金，簾紋織水，綠陰庭院清幽。夜長人靜，消得許多愁！長記當時月色，小窗外情話綢繆。因緣淺，行雲去後，杳不見蹤由。慙慙紅一葉，傳來密意，佳好新求。奈百端間阻，恩愛成休。應是朱顏薄命，難陪伴俊雅風流。須相念，重尋舊約，休忘杜家秋！」

生覽誦數遍，殊不勝情。每對花玩月，不覺淚下。

初，生與成都府角妓丁憐憐最善。憐憐惠殊俊，常得帥府顧盼。生方妙年秀麗，憐憐尤見傾慕。生自秋還裡，憐憐屢遣人招生，生託故不往。至是，生之友人陳仲游，亦豪家子也，見生每置恨於臨風對月之間，因拉生往成都，遂同至憐憐家。憐喜甚，杯酒話款曲，生但面壁略不致意。憐怪之，委曲詢生，終不言。憐意其礙於仲游也，乃留之竟夕。令其女弟侍仲游寢，而自薦於生。枕邊切切詰生所以不見答之故，生乃具道與嬌相遇之情。憐問曰：「嬌娘誰家女也？」生曰：「新任眉州王通判之女也。」憐又問：「其質若何？」生曰：「美麗清絕，西施妃子殆相千百，而風韻過之。」憐因沉思良久，曰：「既名嬌娘，又且美麗若此，豈非小字瑩卿者乎？」生燥然曰：「爾何由知之？」憐曰：「向者帥府幼子將求婚，酷好美麗，不以門第高下為念，但欲殊色。常捐數千緡，命畫工於近地□郡求問，伺隙繪人家美女以獻。凡得九人，此其一也。色瑩肌白，眼長而媚，愛作合蟬鬢，時有憂怨不足之狀。常至帥府內室見之，因記其姓字，果是否？」生曰：「子所言，如親見其人矣。」憐曰：「宜子之視我若土壤，子之所遇，真天上人也！妾每見其圖，佇目不能去，第恨不睹其人。今後至彼，願以舊鞋丐我。」生諾之。次日抵家，因追念憐憐「天上人」之語，再期杳杳，傷感成疾，困臥累日。父母驚異，詢生得病之由。生乃託以夢寐絕怪將不能免，必須求善驅役鬼神者作法灑之。父乃命良巫祈祝。生密使人厚賂巫者，令向父母言，此為鬼物所憑，必當遠避，方可向安。如其不然，生死未判。父母聞巫言，大驚懼，以為誠然。於是議令生往舅家避厄，擇日起行。先期之二日，令人取覆舅家，舅姪許之。嬌時在父母旁，聞生有來期，喜慰特甚。生亦隨覺病差，父母以為得計。

生至舅居，遇嬌於秀溪亭，兩情四目，不能自止。暫叩寒暄畢，生欲入謁舅。嬌止之曰：「今日鄰家王寺丞宅邀往天寧玩賞牡丹，至晚方歸，姑止此少息，徐徐而入可也。」乃與嬌並坐亭上。嬌因謂生曰：「君養懾不如平時，何故？今復來此，何干也？」生疑其言，乃曰：「日月未久，何故忘予？自相離之後，坐不安席，寢不著枕。中間請命嚴君，冀諧媒灼，而天不從人，竟辜宿望。春花秋月，風臺雪樹，無一而非牽情惹恨之處。百計重來，以踐舊約。今子乃有『復來何干』之辭，予失計甚矣！」嬌愧謝曰：「君心果金石不渝，妾何以謝君？」因相與歡，移時，同步入室。生至其舊館，向時所書詩詞，濡染如新，悵然自失，復作《鷓鴣天》詞以記之，云：

「甥館睽違已隔年，重來窗幾尚依然。仙房長擁雲煙瑞，浮世空驚日月遷。濃淡筆，長短篇，舊吟新誦萬愁牽。春風與我渾相識，時遣流鶯奏管弦。」

至晚，舅姪歸，生拜謁甚恭。舅問生曰：「聞三哥微恙，想二豎子遁矣。」生謝曰：「惟舅舅憐其微恙，庶得逃免。再造之賜，沒齒不忘。」舅姪勞勉之。生就室。自後與嬌情意周洽，逾於平昔。住數月，情意益厚，生因憶丁憐憐之言，求舊鞋於嬌。嬌力詢生曰：「安用敝履為哉？」生不以實告。嬌不許。

舅之侍女飛紅者，顏色雖美，而遠出嬌下，惟雙鬢與嬌無大小之別，常互鞋而行。其寫染詩詞與嬌相埒。嬌不在側，亦佳麗也。以姪性妒，未嘗獲寵於舅。常時出入左右，生間與之語。嬌則清麗瘦怯，持重少言，佇視動輒移目。每相遇，生不問，嬌則不答。戲狎一笑，則使人魂魄俱飛揚。紅尤喜謔浪，善應對，快談論。生雖不與語，亦必求事以與生言。嬌每見之，則有不足之意。

及生再至，紅亦與之親狎，嬌疑焉。生久求嬌鞋不獲，一日，嬌晝寢，生偶至其側，因竊鞋趨出。方及寓室，以他事去，未曾收拾。飛紅適尾生後，見生遺鞋，紅乃疑嬌所與者，因收之。生罔知所以。及歸室索鞋，母有也，因怏怏於懷，遂作《青玉案》詞以自記。詞云：

「尖尖曲曲，緊把紅綃蹙。朵朵金蓮奪目，襯出雙鉤紅玉。華堂春睡深沉，拈來縮動春心。早被六丁收拾，蘆花明月難尋。」

及暮，嬌問生索鞋，生曰：「此誠我盜去，然隨已失之，諒子得之矣，何苦索我耶？」嬌乃止。蓋飛紅拾歸，以付嬌也。然嬌以此愈疑生私通於紅矣。一日，見紅與生戲於窗外捉蝴蝶，因大怒詬紅。紅頗憾之，欲以拾鞋事聞姪，未有聞也。後遇望日，眾出賀舅姪，嬌在焉。飛紅因語嬌所履之鞋，揚言謂生曰：「此即子前日所遺之鞋也。」嬌變色，亟以他事語舅姪。會舅姪應接他語不聞。嬌因大疑生使紅髮其私，乃大怨望。自後非中堂相遇，不復求便以見生。女工諸事，略不措意，怨隙之心，行住坐臥皆是也。生亦無以自明。一日，生不意中漫於後園縱步，適於花下見鸞箋一幅，生取而視之，乃《青玉案》詞也：

「花低鶯踏紅英亂，春心重，頓成愁懶。楊花夢斷楚雲平，空惹起，情無限。傷心漸覺成牽絆，奈愁緒，寸心難管。深誠無計寄天涯，幾欲問，梁間燕。」

生披味良久，意謂嬌詞，而疑其字畫頗不類嬌所書，因攜歸置於室中書案之上，欲詢嬌而未果。抵暮，西窗前有金籠養能言鸚鵡一隻，甚馴。嬌過其側，戲以紅豆擲之，鸚鵡忽言曰：「嬌娘子何打我也。」生聞之，亟出室招嬌。嬌不至，生懇之方來。嬌入生室，正凝思不言，忽見案上花箋，因取視之。良久，目中生不語。移時，生曰：「子何時所作也？」嬌不答。生又曰：「何故不言？」嬌亦不應。生力究之，嬌曰：「此飛紅詞也，君自彼得之，何必詐妾！」生力辨，嬌並無一言。徘徊良久，長吁竟拂衣去，生留之不可。自爾相會愈疏。嬌終日熟寢，間一二日才與生一見，見亦不交一言。凡月餘，生不能直其事。生一夕迳造嬌室，左右寂然，惟見窗上有絕句一章，云：

「灰篆香難炷，風花影易移。徘徊無限意，空作斷腸詩。」

生察詩，知嬌之為己也。乘間語嬌曰：「再會以來，荷子厚愛，視前時有加焉。邇日形似之間，不能不為子所棄，何今昔異志乎？」嬌初不言，生再詰之，嬌潸然涕曰：「妾自遇君後，常恐力日不足。今者君棄妾耳，妾何敢棄君。抑君意既自有主，何必妾望矣！」生曰：「苟有二心，有如此日？」因指天自誓，以明無他事。且曰：「子何疑之甚也？」嬌曰：「君偶遺鞋，飛紅得之；飛紅偶遺詞，君且得之，天下偶然之事何多耶！妾不敢怨君，幸愛新人，無以妾為念。」生仰天太息曰：「有是哉。吾怪邇日見子若有憂者，人之情態豈難識哉！子若不信前誓，當剪髮大誓於神明之前。」嬌乃回笑曰：「君果然否？」生曰：「何害！」嬌曰：「若然，後園中池正望明靈大王之祠，此神聰明正直，叩之無不響應。君能同妾乞祠大誓，則甚幸也。」生曰：「如命。想明靈大王亦知予心之無他也。」嬌乃約以次早與生俱游後園，臨東池畔，遙望大王之祠，兩人異口同聲，拜祈設誓。其辭累千百，不能備載。誓畢，攜手而歸，恩情有加焉。生自此亦不復與飛紅一語。紅察之，因大憾。

一日，生因縱步至後園牡丹叢畔，忽遇嬌先已在彼，遽擁抱求歡，嬌正言卻之，乃解。遂相與攜手而過別圃，不覺飛紅亦自後潛至，見生嬌並行，因促步返舍，語姪曰：「天氣晴暄，可入後園，牡丹盛開，能一觀否？」姪可其請，遽命紅侍行。至園中，瞥見生與嬌並行亭畔，左右俱無人。姪因大疑，因呵嬌。生乃狼狽返室，惆悵不已，知為飛紅所賣。無以自釋，強作一詞《漁家傲》寫其悒悒，云：

「情若連環終不解，無端招引旁人怪。好事多磨成又敗。應難捱，相看冷眼誰咍睬。鎮日愁眉如斂黛，闌桿倚遍無聊賴。但願五湖明月在。權寧耐，終須還了鴛鴦債。」

越二日，生自覺無顏，乃告歸，舅姪亦不留之。嬌夜出，潛與生別，曰：「天乎，得非命歟！相會未期，而有是事。妾獨奈何哉！兄歸，善自消遣，求便再來。無以疑問，遂成永棄，使他人得計也。」因泣下沾襟，生亦掩泣而別。

父母以生久在外，妨廢書史，問歲功名之會，又復在眼，遂令生於書齋溫習舊業。生與其兄綸雖朝夕共學，而思嬌之念，無時不然。夜則與兄異榻而寢，悵悵之辭或形於夢寐，恨不能御風縮地，一與嬌會。至七月中旬，舅以眉州倅滿，道經申生之門，因留宿於生家者累日。此時舅挈家以行，姪、嬌寓生家，相隨不離跬步，兼飛紅、湘娥諸侍女雜然左右，生與嬌欲一言不可得。居三日，舅命戒行，車馬喧闐，送者絡繹於道。姪與嬌各登車，諸侍女相隨先後。申生亦乘馬相送。闖其便曳簾挽車，與嬌語舊。嬌淚下如雨，不能答，徐曰：「遇君之後，一日為別，不能堪處。況今動是三年，遠及千里。一旦思君之切，安保其再能見君乎！但恐妾垂首瞑目，骨化形銷，君將眠花臥柳，棄舊憐新，妾枕邊思愛，他人有之矣。」生曰：「明靈大王在彼，吾誓不為也。」嬌曰：「若然，妾荷君之恩，死且不朽。」乃於袖中出香珮一枚，上有金銷團鳳，以真珠百粒約為同心結，贈生曰：「睹物思人可也。得暇可求便一來，毋以地遠為辭。」言未竟，軒車催動。霧隱前山，曉月半沉，目送不及。生別舅姪辭回，淒然歸於書室。晨窗夕燈，學業幾廢，間為詞章，無非寄恨。一日，賦一曲示兄綸。云：

「春風情性，奈少年辜負竊香名譽。記得當初，繡窗私語，便傾心素。雨濕花陰，月篩簾影，幾許良宵遇。亂紅飛盡，桃源從此迷路。因念好景難留，光陰易失，算行云何處。三峽詞源，誰為我寫出斷腸詩句？目極歸鴻，秋娘聲價，應念司空否？甚時覓個彩鸞，同跨歸去。」

兄見之，撫生背曰：「厚卿，以弟之才，當取青紫以顯二親。此詞固佳，察弟之心，必有所主。秋期在近，且移此筆，鏖戰場可也。」生但無言。蓋生詞微寓嬌相會之始末，至「亂紅飛盡」之句，則直指飛紅謀孽之事，其兄不知也。

及八月，與兄俱就秋試畢，即欲言歸。兄再四挽留，生不得已從之。逾數日，生與綸俱在高選，捧捷而歸。次年，又與兄綸同及第。兄綸授綿州緜山縣主簿，生以弓箭授洋州司戶，兄弟歸家待次。時有賣登科記於眉州者，舅因閱之。見生兄弟皆及第，因大喜，歸謂姪曰：「二哥、三哥兄弟皆及第，吾家宅相得人矣。但恨相去千里，不能親賀。」遂遣人致書，且詢問「二甥榮授何官，如瓜期未及，能一來款我，以慰老夫忻喜之心否？」生得書，與兄謀曰：「舅有命召，兄宜一行。」綸曰：「父母在，焉可遠遊？然舅命難違，弟固當往。」於是生欣然治行，詣舅住所。既至，舅見之，且賀且謝。須臾，姪、嬌畢見。姪問：「二哥何以不來？」生答兄弟不可俱出之意。舅、姪問勞盡禮。姪終以生前疑似之故，館生於廳事之東邊，去堂甚遠。生亦遠嫌，尋常非呼召不入。縱或一至堂廡，未嘗與嬌款狎。或與嬌偶然相遇，左右森立，但彼此佇視，不能出一言。生殊無聊，住□餘日，欲告歸。然終念遠來未曾與嬌一語，悶悶不適，徘徊久之。一日晨起謁姪，姪未起，因忽遇嬌於堂側。時且早，左右俱未起。嬌亟出步，前語生曰：「別兄久矣，思念未嘗少息。喜君近取高第。但薄命之人，不能執箕帚以觀富貴，為大恨耳！兄不棄遠來，何以得此。妾與飛紅有隙，君所知也。今姪以年尊多病，不暇他顧。而飛紅方用事，跬步動容，無所求便。兄至此已□日矣，妾不能與兄一敘疇昔者，坐此故也。妾每見兄必晨昏入謁，凡七日晨起以俟兄至，而兄每人必晚。今非兄早至，妾安能與兄一語也。」生曰：「我見事變如此，終日兀坐，孤苦之態，不能備言。方欲於一二日間圖為歸計，緣未及與子一語，故未忍去。今既若此，我雖在此何益？」嬌曰：「妾以子故，屈事飛紅，尚未得其歡心。自今以往，當愈屈意事之。萬一得其回意，則可與兄復如前日。兄果能少留月餘否？」因出袖中黃金二□兩，與生曰：「恐兄到此或有有用度。衣服有不堪者，宜令左右以工直持來，當與兄脩治也。」生乃曰：「若果有可謀，雖僻處鬼室，千日亦何害！」頃之，人漸眾，生遂出。愈無聊賴，時繞戶吟詠，以寫懷抱。有二詩云：

「庭院深深寂不嘩，午風吹夢到天涯。出牆新竹呈霜節，匝地垂楊滾雪花。覓句閒來消永日，遣愁聊復酌流霞。狂風全不知人意，早向窗前報晚衙。」

「簾展湘紋浪欲生，幽人自感夢難成。倚牀剩覺添風味，開戶何妨待月明。擬倩蛙聲傳密意，難將螢火照離情。遙憐織女佳期近，時看銀河幾曲橫。」

生在舅家，自秋及冬，歲將暮矣，慕戀之心，終無以自遣。每夜，明燭獨坐，夜半言就枕。所居室東邊，有脩竹數竿，竹外有

亭。前任州官有子婦，美而少，因得暴疾，遂至不起，殯於亭中。經歲後，移歸鄉里，然精誠常在亭中，每為妖祟以迷少年。生不知其詳。一夕，方掩關而坐，將及二更許，忽聞窗外步履聲。生意其兵吏夜起，不以為怪。頃之，叩窗甚急，生出視，則見嬌娘獨立窗下，曰：「君何不啟？候君久矣！」生不知妖，欣然與之入室，曰：「子何以得此來？」答曰：「舅、姪熟寢，無有知者，故來相就。」將旦告去，囑生曰：「此後妾必夜至，兄無事不必至中堂，或入偶相遇，不必以言相問，恐人有所覺也。妾或與君語，君宜引去不對，則人將謂君無心於妾，庶可釋疑也。」生曰：「子必夜至，吾入何為？」言訖，遂去。自後妖夜必至，凡月餘，人莫知之。

嬌自生再至，益屈己以事飛紅。平日玩好珍奇之物，紅一開口，則舉贈之，錦繡珠玉，惟紅所欲。呼之為紅娘子。紅見嬌之待己厚也，漸釋舊憾，與嬌稔密，嬌結之愈至。時小慧年已長，見嬌屈意事紅，語嬌曰：「娘子貴人，飛紅賤者，奈何以貴事賤？」嬌因歎曰：「我之遇申生，爾所知也。紅與我有隙，屢窘撓我。所以不自愛而屈事之者，為生設也。」因吟詩一絕云：

「兩勒春寒花信遲，癡雲礙月夜光微。披雲閣雨憑誰力，花月開園且待時。」

吟畢，因泣下。慧曰：「娘子芳年秀麗，稟性聰明，立身鄭重。向時遊玩花園，與湘娥並行，娥不相讓，先登樓梯，娘子怒以告夫人，夫人不治，凡不食者兩日，其負氣有如此者。前年罷官西歸，驛舍牀帳不備，重以繡茵，周以囉幃，猶思其不潔，焚沉蕪麝，夜半方寢，其愛身有如此者。娘子善歌，眾所共知，親族聚會，申請再四，終不肯出一聲，其重言有如此者。今既委千金之身於申生，若棄敝屣，而又下事飛紅，喪盡名節，此妾所大不曉者。況娘子才色，名聞於時久矣。苟求婚姻，豈不能得一申生乎？又兼申生一第之後，視娘子頗似無情，今雖在此，呼之不來，問之不對，諒必有他意。娘子何自苦執如此！」嬌曰：「爾勿言。天下豈復有鍾情如申生者乎！必不負我。」慧知嬌心如鐵石，乃亦諂事飛紅。紅感嬌之情，盡釋前憾。喟然謂嬌曰：「娘子近日以來，憔悴特甚，若重有所思者，何不與紅一言。紅受娘子之恩厚矣。苟有效力，當以死報。」嬌但流涕不言。紅固叩之。乃曰：「我之遇申生，爾所知也，他何言。」紅曰：「此易事。姪年尊，終日於小樓看經。堂室之事，娘子主之。果有所圖，敢不唯命。」嬌鄭重謝之。

自此紅常與嬌為地，求以見生。然生每夜遇妖之後，以為真嬌之來，累日餘，不入中堂。間或遇嬌，則遠自引避。其精神昏倦，終日思睡，嬌亦疑之。至晚，遂令小慧及紅房下小侍女蘭蘭，夜出伺生起處。慧與蘭蘭同至生室，慧因窗內燈明，穴而窺之，見生與一女子對坐，顏色態度與嬌無異，因私相歎駭。歸室，則見嬌與紅並坐於室。慧曰：「娘子適至生室乎？」嬌曰：「我自遣爾去，我二人坐此未嘗動，爾安得妄言。」慧、蘭同聲曰：「適來申生與女子對坐，絕似娘子。若此，則彼為何人也？」嬌、紅大駭。良久，紅曰：「舊聞此地多鬼魅，得無是乎，宜其待娘子怒然也。」因欲與慧、蘭等再出窮室，以夜深而止。明晨，嬌詐以姪命召生入室，再四方來。小慧前導，至後室，見嬌獨坐，生彷徨欲去，嬌即前挽生袖曰：「君且勿去，將有事語君。」生不得已乃坐。嬌曰：「君近日何相棄？妾之待兄亦至矣，一旦若是，豈平昔所望於兄者！」生不答。嬌又曰：「兄每夕所遇者何人？」生曰：「無之。」嬌曰：「不必隱諱。」生謂詐己，乃左右顧盼，切切曰：「子令我勿言，何窘我也。」嬌曰：「妾有何事，令君勿言？」生大駭，因曰：「左右有人乎？」嬌曰：「無之。」嬌又曰：「妾自別君之後，迄今將兩歲矣。兄此來，妾亦何便得與君款密，何嘗囑君勿言。」生曰：「子何反覆也？子自前月以來，每夜必至我室，囑我勿言，懼飛紅之輩生釁也。子今乃有是說，何故？」嬌曰：「妾室未嘗一出。君之室所居窮僻，久聞其中多怪，諒必鬼物化妾之形以惑君。妾自屈事飛紅之後，已得其歡心。日夕使人招兄，兄不至。縱一來，與兄談話，兄又不答。日夕不知所謂，將謂兄有異心。夜來使小慧、蘭蘭伺兄起處，乃見一女子，形狀如妾，與兄對坐，此非鬼祟而何！故今日召兄實之耳。君不信，則召紅證之。」乃潛使人呼紅。紅至，謂生曰：「郎君何棄娘子也？」因具道昨夕之事。生駭然汗下浹背，罔知所出。乃謝曰：「非子眷眷不忘，則我將死於鬼祟手矣！第恨兩月以來，負子恩愛之情，其何以為報。」因大恐，不敢出息其室，至暮猶在中堂。紅乃為嬌謀，止以生為鬼所惑告姪。姪疑之曰：「安有是理！」紅欲實其言，至一更許，令生且出室，生懼不敢往。紅曰：「第往彼，妾將有為也。」因戒生曰：「今夜二鼓，妾與姪來觀，如彼來，妾與姪遠望，恐見其類嬌，則生疑矣。如索君，君亦勿言似娘子也。」生勉強許之。

至二鼓初，鬼果來。生雖與對坐，心驚膽栗。未定間，紅、姪已至窗前，果見一婦人。姪欲細視，紅懼其事發露，因大撫窗趨入，鬼果不見。生初聞嬌之言，且信且疑，及是，生方大悟。姪因詢生曰：「適為何人？」生愧謝曰：「不知其鬼也，願姪救我。」於是姪與紅謀，移生入中堂。舅知之，廣求明師符水，以與生飲。生後臥病累日，尋亦向安。自爾，生起居皆在宅內。嬌亦不以向日相棄介意，歡愛如平日。或至生室連夕，姪亦不知也。生追思鬼惑之事，深得嬌、紅之救己，乃作《望江南》詞以謝之。詞云：

「從前事，今日始知空。冷落巫山□二峰，朝雲暮雨意無蹤。一覺大槐宮。」

「花月地，天意巧為容。不比尋常三五夜，清輝香影隔簾櫳。春在畫堂中。」

又兩月餘，始以病死，嬌哀毀殊甚，幾不堪處。生見舅家事紛紜，乘間告歸。嬌因謂生曰：「昔日之別，不謂復有今日，幸欣再會。奈何罹此禍變，哀毀之中，不暇與兄款曲。暫歸。宜再來也。」因長吁曰：「數年之間，送兄者屢矣。知此別後，當復如何？」生無言，但掩淚為別。明日，辭舅歸。至家中，父母聞始之亡，皆驚慟嗟泣。

明年六月，舅滿任回，再過生門，留宿數日。自始之死也，飛紅竊於舅，因宛轉為嬌媒，因與舅曰：「夫人不幸先逝，善父年少，家事無人主持，何不拉三哥同歸經理。且其瓜期未及也。」舅欣然之。欲拉去，生父不欲。生聞之，心切意喜，因乘間囑紅俾舅再三拉之。舅如言，力與生父言之。父不得已，乃令生行。遂回到舅家。住兩月，舅即為再調任計，謂生曰：「家中事務繁多，小兒幼失所恃，三哥不妨在此相與維持，俟有美赴之期，當竭力助行。」生諾之，舅遂行。生厚賂舅之左右，莫不歡悅。生因與嬌絕無間隔。院宇深沉，簾幕掩映，玉枕相挨，朱闌共倚，舉盞飛觴，嬉笑謳吟，曲盡人間之樂。逾半載，舅以舉員未足，再調利州倅以歸。左右得生之賂，加以事大體重，無敢言及之者，惟於舅前為生延譽。舅歸之後，見生經理其家，事事有倫。知生才幹有餘，又妙年高第，前程未可量，切悔向日背親之謀。間使紅委曲問生。一夕，生方與嬌間坐，紅趨至曰：「郎君、娘子平昔之願諧矣，敢不拜賀！」嬌詢之，紅曰：「舅又有結好之意，使妾審訂郎君，懼郎君之不從也。」嬌曰：「天果不違人耶！」因大喜忘寐。是夕，紅反命於舅。遂遣媒之生家。生父母亦允，行聘有日矣。

丁憐憐者，自生別後，久之，偶入帥府，至西書院，所畫美人猶在壁上，帥子坐其旁。憐憐仰視久之。帥子問曰：「天下果有如此婦人乎？」憐曰：「有之。」因指嬌像曰：「此畫尚未盡其一二。足極小，眉極脩，詞草翰墨無出其右。以此女實之，想其他皆然。」帥子喜曰：「我將求婚此女。」憐曰：「無用也。聞此女久有外遇，恐非全身。」帥子曰：「得婦如此，幸已甚矣，此不足問。」憐悔失言，力解不獲。帥子遂令親信，懇告其父，求婚於王。王時倅眉州未回，故無言及此者。逮王再調歸家，待次之日，帥遂遣媒求婚。王初拒之再四，帥逼以威勢，賂以貨財，不得已遂許之。嬌夜掛帥書，至生室告曰：「前日姻約復敗矣，帥子求婚，家君迫於權要，許之矣。兄何以為計？」生曰：「事在他日，當徐圖之。」嬌自是見生愈密，然一相遇，則慘慘不樂。平生善歌，每作哀怨之音，則聞者動容，或至流涕。雖與生至相得，未嘗對生一歌。生或潛聽，嬌覺之，則又中輟，生每以為嫌，至是，生不請。自歌詞《一叢花》云：

「世間萬事轉頭空，何物似情濃？新歡共把愁眉展，怎知道新恨重逢。媒灼無憑，佳期又誤，何處問流紅？欲歌先咽意衝衝，從此各西東。愁怕到黃昏，窗外外疏雨泣梧桐。仔細思量，不如桃李，猶解嫁東風。」

歌未終，黯黯然淚下如雨。生平嗜好有不能致者，嬌廣用金玉售以遺生。一夕，家宴罷，至就寢，生被酒未能臥。嬌秉燭侍側。生從容問曰：「爾來眷我何益厚也？」嬌曰：「始者，妾謂可託終身於君，今既不如所願，事兄蓋有日矣。雖盡此身，何足以謝。」生大感慟。居數日，嬌忽臥病，不得與生會者僅二月。一日，舅出謁，生厚賂左右，欲一見嬌。左右扶嬌至生室之側，生迎

與相見，嗚咽不已。良久，嬌乃曰：「樂極生悲，俗語不誣。妾病，不能扶持，生願不諧，死亦從兄，在所不恤也。」語竟，倚生之懷，似無所主。左右驚扶而入，久之方醒。生亦自此悶悶，作事顛倒，語言無實，目前所為，旋踵而忘。舅甚怪之。

秋八月，帥子納幣促親期，舅許之。嬌病少瘳，因他事怒小鬟綠英。綠英懷恨，乘間以嬌平日所為之事，從實告舅。舅怒，審實於紅，將治之。紅給曰：「小娘子讀書知禮，豈不知失身之為大辱。且重厚少言，愛身若珠玉，擇地而行，相公所知也。況申生功名到手，舉動不妄，堂廡之間不命之人不敢入，未嘗與嬌一語戲狎。倘有是事，妾豈不知。細人之言，未宜深信。且親期在近，不宜自為此不美也。」舅方寵任飛紅，信其言，不復再問，止加防閒。申生度勢不可留，乃告嬌曰：「今日之事，舅知之矣，行計不可緩也。子親期去此止兩月，勉事新君，吾與子從此訣矣！」嬌怒曰：「兄，丈夫也，堂堂六尺之軀，乃不能謀一婦人。事已至此，更委之他人，君其心乎！妾身不可再辱，既以與君，則君之身也。」因掩面大慟。生方悟，去留未決。俄得家書，報父有疾，遣僕馬促生回。不得已，入謁舅告別。舅時坐中堂，嬌聞之，出立舅後，回目佇視，不能出半語。舅曰：「子歸後，府君無恙，宜再來。嬌娘親禮在即，家事紛紜，無執乾者。」生辭曰：「今愛親期已近，甥歸侍亦須累月，又瓜期將及，動是數年，重會未可知也。舅宜善自愛。」生因再拜。舅曰：「嬌娘在近出室，子來期未定，未必相會。」因呼出別生。嬌聞語，灑淚不能止，懼舅見之不敢前，背面遁去，再四呼之不至。生遂別舅而歸。

嬌自生去，日夜悲泣，未嘗覽鏡，芳容頓改。近半月，病癒甚，將不能起。紅乃潛書促生來，便與為決。生得書，以無故不敢告父母，乃夜遁，潛至嬌之門，住兩日，舅亦不知也。生時艤舟岸下，冀一見嬌後即歸。蓋慮父母知之，必獲重責。明日，舅送舊守以出郊外時，紅乃與嬌私出，即上生舟。嬌執生手大慟曰：「郎不來矣。不幸迫於父母之命，不能相從。兄今青雲萬里，厚擇佳配，共享榮貴，妾不敢望也。向時與兄擁爐，謂事不濟，當以死謝。妾敢背此言耶！兄氣質孱薄，常多病，善攝養，毋以妾為念。」因出斷袖還生曰：「謝兄厚恩，復思此景，其可再得乎！」哭愈慟，紅亦淚下。久之，紅懼有他變，詐語嬌曰：「舅將至矣，宜速登岸。」嬌含淚口占一絕為別，云：

「合歡帶上真珠結，個個團圓又無缺。當時把向掌中看，豈意今朝千古別。」
生悲不能和，一揖而別。

嬌佳期已逼，乃託感疾佯狂，蓬頭垢面，以求退親。父迫之，嬌引刀自戮，左右救之，得不殞，因絕食數日，不能起。紅委曲開諭之，曰：「娘子平生俊快，豈不諳曉世事。帥家富貴極矣，子弟端方俊拔，殆過申生，娘子何苦如是耶？且聞媒者之言，彼之欲得娘子，甚如饑渴，其他皆所不問，娘子何自棄也？況申生歸後，亦已議親貴族，彼蓋亦絕念於此矣！」因圖帥子之貌以獻嬌：「得婿如是，亦無負矣。」嬌曰：「美則美耳，非我所及。事止此矣，吾志不易也。」紅又詐為嬌舊遺生香珮，下結以破環只釵，謂生遺嬌，因言已結他姻之意以相絕。嬌見之泣下，曰：「相從數年，申生之心事我豈不知者。彼聞我有他故，特為此以開釋我耳。」因取香珮細認，覺其虛，因曰：「我故知申生不如是也。我始以不正遇申生，終又背而之他，則我之淫蕩甚矣。既不克其始，又不有其終，人謂我何？紅娘子愛我厚矣，幸勿多言。我固不愛一身以謝申生也。」遂不復言。舅聞而亦憐之，業已成矣，無可奈何。遣紅輩百端為之開釋，終莫能悟。嬌遂吟詩二首，寄與申生別云：

「如此鍾情古所稀，吁嗟好事到頭非。汪汪兩眼西風淚，猶向陽臺作兩飛。」

「月有陰晴與圓缺，人有悲歡與會別。擁爐細語鬼神知，拚把紅顏為君絕。」

間隔數日，嬌竟以憂卒。

生方接來詩，而訃音隨至，茫然自失，對景傷懷，獨坐則以手書空咄咄，若與人語。因賦《憶瑤姬》詞以弔嬌娘，詞曰：

「蜀下相逢、千金麗質，憐才便肯吩咐。自念潘安容貌，無此奇遇。梨花擲處，還驚起，因共我擁爐低語。今生拚兩兩同心，不怕旁人間阻。此事憑誰處？對神明為誓，死也相許。徒思行雲信斷，聽簫歸去，月明誰伴孤鸞舞？細思之，淚流如雨。便因喪命，甘從地下，和伊一處！」

生兄綸見此詞尾句，知其語不祥，因再三慰解，終不能堪。又於壁上題詩一絕，以別父母。詩曰：

「竇翁德邵如椿古，蔡母年高與鶴齊。生育恩深俱未報，此身先死奈虞兮！」

題畢，簡嬌所贈香羅帕，自縊於書窗間，為家人所覺，救免。兄綸與生之素識，皆來勸解之。且曰：「大丈夫志在四方，弟少年高科，青雲足下，而甘死兒女子手中耶！況天下多美婦人，何必是。」生色變氣逆，不能即對，徐曰：「佳人難再得！」因回顧二親，叮嚀曰：「二哥才學俱優，妙年取功名，且及瓜期，前程萬里，顯親揚名，大吾門戶，承繼宗祧，一夔足矣，惟大人割不忍之恩。」又顧兄綸曰：「雙親年高侍養，純不孝，不能酬罔極之恩，惟兄念之！」自是神思昏迷，不思飲食，日漸羸，竟奄奄不起。父母大慟，即日馳書告舅。

舅得書，飛紅輩知之，舉家號泣。舅因呼紅痛責之曰：「往時問汝，汝何不實告我！稔成事變，以至於此，皆汝之咎。」紅不能對，因伏地請罪。久之，舅意稍解，乃曰：「事已如此，不可及矣。兩違親議，亦老夫之罪也。」因痛自悔。又謂紅曰：「生前之願，既已違之矣，與死後之姻緣可也。我今復書，舉嬌柩以歸於申家，得合葬焉。歿而有知，其不快於泉下也必矣。」於是復書，以此言告於生之父母。許焉。越月，得吉日，戒嚴，遂昇嬌柩以歸生家。舅書自悔責，且謝兩背姻盟之非。乃遣紅來弔慰，營辦喪事。又月餘，詢謀僉同，乃合葬於濯錦江邊。葬畢，紅告歸。抵舍之明日，因與小慧過嬌寢所，恍惚見嬌與生在室，相對笑語。紅倉皇告舅，舅復與往寢所物色之，則無有矣。惟見壁間之詞一闕，云：

「蓬閣愛絕，長向碧瑤深處歇。華表來歸，風物依然人事非。月光如水，偏照鴛鴦新塚裡。黃鶴催班，此去何時得再還？」

舅見此詞，不覺哀悼。所留字跡，半濃半淡，尋亦滅去。舅與紅輩皆驚異嗟歎而已。

劉蘇哥

穎妓劉蘇哥，往歲與悅已者密約相從，而其母禁之至苦，不勝鬱抑。以盛春美景，邀同韻者聯騎出城，登高塚相對慟哭，遂卒。晏元獻戲題絕句弔之云：

「蘇哥風味逼天真，恐是文君向士人。何日九原芳草綠，一杯絮酒哭青春。」

以下生離

崔涯

崔涯妻雍氏，揚州總校女也。儀質閒雅，夫婦甚睦。雍族以崔郎甚有詩名，資瞻每厚。涯略不加敬於妻父，但呼雍老而已。雍漸不能堪，勃然仗劍呼女而出，曰：「某河朔之人，惟襲弓馬，養女合嫁軍士。從慕士流之德，是以相就，今甚悔之。小女既錯嫁，不可別醮，便可出家。如若不從，吾當揮劍。」立命其女剃髮為尼。涯方悲泣謝過，雍不聽，女亦號慟而別。涯贈詩云：

「隴上流泉隴下分，斷腸嗚咽不堪聞。姮娥一入宮中去，巫峽千秋空白云。」

微妻之父，所以微妻也。崔郎何不為妻也？妻既相睦，何不聞進一言？

陸務觀

陸務觀（游。）初娶唐氏，於其母夫人為姑姪。伉儷相得，而弗獲於姑，因出之。唐改適同郡宗子。嘗春日出遊，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。唐以語宗子，遭致酒肴，陸悵然久之。為賦《釵頭鳳》題園壁，云：

「紅酥手，黃藤酒，滿城春色宮牆柳。東風惡，歡情薄。一懷愁緒，幾年離索。錯！錯！錯！春如舊，人空瘦，淚痕紅浥鮫綃透。桃花落，閒池閣。山盟雖在，錦書難託。莫！莫！莫！」

唐見而和之，有「世情薄，人情惡」之句。未幾，怏怏而卒。聞者為之悵然。放翁自與唐邂逅，絕不能忘情。每過沈園，必登寺眺望，有絕句云：

「落日城南鼓角催，沈園非復舊池臺。傷心橋下春波綠，曾見驚鴻照影來。」

及唐死，沈園亦三易主矣。放翁悵然有懷，復有詩云：

「楓葉初丹槲葉黃，河陽愁鬢怯新霜。林亭感舊空回首，泉路憑誰說斷腸。壞壁醉題塵漠漠，斷雲幽夢事茫茫。年來俗念消除盡，回向蒲龕一炷香。」

嗣後夢游沈氏園，又作二絕云：

「路近城南已怕行，沈家園裡更傷情。香穿客袖梅花在，綠蘼寺橋春水生。」

「城南小陌又逢春，只見梅花不見人。玉骨久成泉下土，墨痕猶鎖壁間塵。」

又，陸放翁之蜀，宿一驛中，見題壁云：

「玉階蟋蟀鬧清夜，金井梧桐辭故枝。一枕淒涼眠不得，呼燈起作感秋詩。」

放翁詢之，則驛卒女也，遂納為妾。方餘半載，夫人逐之，妾賦《卜算子》云：

「只知眉上愁，不識愁來路。窗外有芭蕉，陣陣黃昏雨。曉起理殘妝，整頓教愁去。不合畫春山，依舊留愁住。」

夫出一愛妻得一妒妻，母夫人之為放翁計者誤矣！然愛妻見逐於母，愛妾復又逐於妻，何放翁之多不幸也！

舒氏女

王齊叟字彥齡，任俠有聲，愛唱《望江南》詞。娶舒氏女，亦工篇章。常以使酒忤翁，逐之，竟致離絕。而夫婦之好元無乖張。女在父家，一日行池上，懷其夫，作《點絳脣》曲云：

「獨自臨流，興來時把欄杆憑。舊愁新恨，耗卻來時興。鷺散魚潛，煙斂風初定。波心靜，照人如鏡，少個年時影。」

以下薄倖

秋胡

魯人秋胡，娶妻五日而游宦。三年休，還家，遇一婦採桑於郊，胡見而悅之，乃遺黃金一鎰。婦曰：「妾有夫游宦不返，幽閨獨處，三年於茲，未有被辱於今日也！」採不顧。胡慚而行。歸家，問家人：「妻何在？」曰：「行採於郊，未返。」既還，乃向所挑之婦也。胡大慚。婦責之曰：「見色棄金而忘其母，大不孝也！任君別娶。」遂賦詩一絕，赴沂水而死。其詩云：

「郎恩葉薄妾冰清，郎與黃金妾不應。若使偶然通一語，半生誰信守孤燈。」

竇玄妻

漢竇玄，字叔高，平陵人。形貌絕異，天子以公主妻之。舊妻為夫所棄，既寄書以別，並賦以歌，詞旨哀怨，時人憐而傳之。歌曰：

「皚皚白兔，東走西顧。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。」

謝氏女

王肅在江南，娶謝氏女。及至魏，尚陳留長公主。其後謝氏為尼來奔，作詩贈肅曰：

「本為薄上蠶，今作機上絲。得絡逐勝去，願憶纏綿時。」

公主代肅答贈曰：

「針是貫絲物，目中常任絲。得帛縫新去，何能納故時。」

肅聞之甚惆悵，遂造正覺寺憩焉。

鶯鶯

唐貞元中，有張生者，性溫茂，美風容，內秉堅孤，非禮不可入。或朋從游宴，擾雜其間，他人皆洵洵拳拳，若將不及，張生容順而已，終不能亂。以是年二□三，未嘗近女色。知者詰之，謝而言曰：「登徒子非好色者，是有淫行。余真好色者，而適不我值。何以言之？大凡物之尤者，未嘗不留連於心，是知其非忘情者也。」亡幾何，張生游於蒲。蒲之東□餘里，有僧舍曰「普救寺」，張生寓焉。

適有崔氏孀婦，將歸長安，路出於蒲，亦止茲寺。崔氏婦，鄭女也。張出於鄭，緒其親，乃異派之從母。是歲，渾瑊薨於蒲。有中人人丁文雅，不善於軍，軍人因喪而擾，大掠蒲人。崔氏家財甚厚，多奴僕。旅寓惶駭，不知所託。先是，張與蒲將之黨有善，請吏護之，遂不及於難。□餘日，廉使杜確奉命總戎，軍由是戢。鄭德張甚，因飾饌宴張於中堂，俾子女以兄禮見。子曰歡郎，可□餘歲，容甚溫美。次命女：「出拜爾兄，爾兄活爾。」久之，辭疾。鄭怒曰：「張兄保爾之命。不然爾且虜矣。能復遠嫌乎？」久之，乃至。常服悴容，不加新飾，垂鬢接黛，雙臉斷紅而已。顏色豔異，光輝動人。張驚，為之禮。因坐鄭傍，以鄭之抑而見也，凝睇怨絕，若不勝其體者。問其年，鄭曰：「□七年矣。」張生稍以詞導之，不對。終席而罷。張自是惑之，願致其情，無由得也。

崔之婢曰紅娘。生私為之禮者數四，乘間遂道其衷。婢果驚沮，潰然而奔。張生悔之。翌日，婢復至。張生乃羞而謝之，不復云所求矣。婢因謂張曰：「郎之言，所不敢言，亦不敢泄。然而崔之族姻，君所詳也。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？」張曰：「予始自孩提，性不苟合。或時紈綺同居，曾莫流盼。不謂當年，終為所蔽。昨日一席間，幾不自持。數日來，行忘止，食忘飽，恐不能逾旦暮。若因媒氏而娶，納采、問名，則三數月間，索我於枯魚之肆矣。爾其謂我何？」婢曰：「崔之貞順自保，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。下人之謀，固難入矣。然而善屬文，往往沉吟怨慕。君試為喻情詩以亂之。不然，則無由也。」張大喜，立綴《春詞》二首以投之。詞云：

「春來頻到宋家東，垂袖開懷待好風。鶯藏柳暗無人語，惟有牆花滿樹紅。」

「深院無人草樹光，嬌鶯不語趁陰藏。等閒弄水浮花片，流出門前賺阮郎。」

是夕，紅娘復至，持彩箋以授張，曰：「崔所命也。」題其篇曰《明月三五夜》。其詞曰：

「待月西廂下，迎風戶半開。拂牆花影動，疑是玉人來。」

張亦微喻其旨。時二月旬有四日矣。

崔之東有杏花一樹，扳援可逾。既望之夕，張因梯其樹而逾焉。達於西廂，則戶半開矣。紅娘寢於牀，生因驚之。紅娘駭曰：「郎何以至？」張因給之曰：「崔氏之箋召我矣，爾為我告之。」亡幾，紅娘復來。連曰：「至矣，至矣！」張生且喜且駭，心謂獲濟。及崔至，則喘服嚴容，大數張曰：「兄之恩，活我之家厚矣。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。奈何因不令之婢，致淫逸之詞。始以護人之亂為義，而終掠亂以求之。是以亂易亂，其去幾何？誠欲寢其詞，則保人之奸，不義。明之於母，則背人之惠，不祥。將寄於婢僕，又懼不得發其真誠。是用託短章，願自陳啟。猶懼兄之見難，是用鄙靡之詞，以求其必至。非禮之動，能不愧心。特願以禮自持，無及於亂。」言畢，翻然而逝。張自失者久之。復逾而出，於是絕望。

數夕，張君臨軒獨寢，忽有人覺之，驚欬而起，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，撫張曰：「至矣，至矣！睡何為哉！」並枕同衾而去。張生拭目危坐久之，猶疑夢寐。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。至則嬌羞融冶，力不能運支體，曩時端莊，不復同矣。是夕，旬有八日也。斜月晶瑩，幽輝半牀。張生飄飄然，且疑神仙之徒，不謂從人間至矣。有頃，寺鐘鳴，天將曉，紅娘促去。崔氏嬌啼宛轉，紅娘又

捧之而去，終夕無一言。張生辨色而興，自疑曰：「豈其夢邪？」及明，睹妝在臂，香在衣，淚光熒熒然，猶在席也。

是後□餘日，杳不復至。張生賦《會真詩》三□韻，未畢，而紅娘適至，因授之，以貽崔氏。自是復來，朝隱而出，暮隱而入，同會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。

張生將之長安，先以詩諭之。崔氏宛無難詞，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。將行之夕，再不復可見。而張生遂西。不數月，復遊於蒲，舍於崔氏者又累月。崔氏甚工刀札，善屬文。求索再三，終不可見。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之，亦不甚觀覽。大略崔之出人者，藝必窮極，而貌若不知；言則敏辨，而寡於酬對；待張之意甚厚，然未嘗以詞繼之。時愁豔幽邃，恒若不識，喜慍之容，亦罕形見。異時獨夜操琴，愁弄淒惻。張竊聽之。求之，則終不復鼓矣。以是愈惑之。張生俄以文調及期，又當西去。當去之夕，不復自言其情，愁歎於崔氏之側。崔以陰知將訣矣，恭貌怡聲，徐謂張曰：「始亂之，終棄之，固其宜矣。愚不敢恨。必也君亂之，君終之，君之惠也。則沒身之誓，其有終矣。又何必深憾於此行？然而君既不憚，無以奉寧。君嘗謂我善鼓琴，向時羞顏，所不能及。今且往矣，既君此誠。」因命拂琴，鼓《霓裳羽衣·序》，不數聲，哀音怨亂，不復知其是曲也。左右皆歔歔。崔亦遽止之，投琴，泣下流漣，趨歸鄭所，遂不復至。明旦而張行。

明年，文戰不勝，遂止於京。因貽書於崔，以廣其意。崔氏緘報之詞，粗載於此，云：

「捧覽來問，探愛過深。兒女之情，悲喜交集。兼惠花勝一合，口脂五寸，致耀首膏唇之飾。雖荷殊恩，誰復為容。睹物增懷，但積悲歎耳。伏承示於京中就業，進脩之道，固在便安。但恨僻陋之人，永以遐棄。命也如此，知復何言！自去秋以來，嘗忽忽如有所失。於喧嘩之下，或勉為語笑，閒宵自處，無不淚零。乃至夢寐之間，亦多敘感咽離憂之思，綢繆纏綿，暫若尋常。幽會未終，驚魂已斷。雖半舍如媛，而思之甚遙。憶昨拜辭，倏逾舊歲。長安行樂之地，觸緒縈情，何幸不忘幽微，眷念亡敦。鄙薄之志，無以奉酬。至於終始之盟，則固不在鄙。昔中表相因，或同宴處，婢僕見誘，遂致私誠。兒女之心，不能自固。君子有援琴之挑，鄙人無投梭之拒。及薦寢席，義盛意深。愚陋之情，永謂終託。豈期既見君子，而不能定情，致有自獻之羞，不復明侍巾幘。沒身永恨，含歎何言！倘仁人用心，俯遂幽劣，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。如或達士略情，捨小從大，以先配為醜行，謂要盟之可欺，則當骨化形銷，丹誠不沒，因風委露，猶託清塵。存沒之誠，言盡於此。臨紙嗚咽，情不能申。千萬珍重，珍重千萬！玉環一枚，是兒嬰年所弄，寄充君子下體所佩。玉其堅潤不渝，環取其終始不絕。兼亂絲一絢，文竹茶碾子一枚。此數物不足見珍，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，矢志如環不解。淚痕在竹，愁緒縈絲。因物達誠，永以為好耳。心邇身遐，拜會無期。幽憤所鍾，千里神合。千萬珍重！春風多厲，強飯為佳。慎言自保，無以鄙為深念。」

張生發其書於所知，由是時人多聞之。所善揚巨源好屬詞，因為賦《崔娘詩》一絕云：

「清潤潘郎玉不如，中庭蕙草雪銷初。風流才子多春思，腸斷蕭娘一紙書。」

河南元稹亦續生《會真詩》三□韻，曰：

「微月透簾櫳，螢光度碧空。遙天初縹緲，低樹漸蔥蘢。龍吹過庭竹，鸞歌拂井桐。羅綃垂薄露，環佩響輕風。絳節隨金母，雲心捧玉童。更深人悄悄，晨會雨濛濛。珠潤光文履，花明隱繡籠。瑤釵行彩鳳，羅帳掩丹虹。言自瑤華浦，將朝碧玉宮。因游洛城北，偶向宋家東。戲調初微拒，柔情已暗通。低環蟬影動，回步玉塵蒙。轉面流花雪，登牀抱綺叢。鴛鴦交頸舞，翡翠合歡籠。眉黛羞偏聚，唇朱暖更融。氣清蘭蕊馥，膚潤玉肌豐。無力慵移腕，多嬌愛斂躬。汗光珠點點，髮亂綠蔥蔥。方喜千年會，俄聞五夜窮。流連時有限，纏綿意難終。慢臉含愁態，芳詞誓素衷。贈環明運合，留結表心同。啼粉流清鏡，殘燈繞閨蟲。華光猶冉冉，旭日漸瞳瞳。乘鶯還歸洛，吹簫亦止嵩。衣香猶染麝，枕膩尚殘紅。幕幕臨塘草，飄飄思渚蓬。素琴鳴鶴怨，清漢望歸鴻。海闊誠難度，天高不易衝。行雲無處所，簫史在樓中。」

張之友聞之者，莫不聳異之，而張亦志絕矣。稹特與張厚，因徵其詞。張曰：「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，不妖其身，必妖於人。使崔氏子遇合富貴，乘寵嬌，不為云為雨，則為蛟為螭，吾不知其所變化矣。昔殷之辛，周之幽，據百萬之國，其勢甚厚。然而一女子敗之。潰其眾，屠其身，至今為天下僂笑。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，是用忍情。」於時坐者皆為深歎。

後歲餘，崔已委身於人，張亦有所娶。後乃因其夫言於崔，求以外兄見。夫語之，而崔終不為出。張怨念之誠，動於顏色。崔知之，潛賦一章，詞曰：

「自從別後減容光，萬轉千回懶下牀。不為傍人羞不起，為郎憔悴卻羞郎。」

竟不之見。後數日，張生將行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：

「棄置今何道，當時且自親。還將舊來意，憐取眼前人。」

自是，絕不復知矣。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。

崔氏小名鶯鶯，李紳相公作《鶯鶯歌》云：

「伯勞飛遲燕飛疾，垂楊綻金花笑日。綠窗嬌女字鶯鶯，金雀嬈鬟年□七。黃姑天上阿母在，寂寞霜姿素蓮質。門掩重關蕭寺中，芳草萃時不曾出。」

右《會真記》出於元微之（稹。）手。楊阜公嘗見微之所作姨母墓志，云其「既喪夫，遭軍亂，微之為保護其家備至。」白樂天作微之母鄭氏志，云是鄭濟女。而唐《崔氏譜》：「永寧尉鵬，娶鄭濟女。」則鶯鶯乃崔鵬女，於微之為中表。再考微之墓志，其年甲相合，其為微之無疑。因元與張姓同所出，而借言之耳。傳云：時人以「張為善補過者」，夫此何過也，而如是補乎？如是而為善補過，則天下負心薄倖、食言背盟之徒，皆可云善補過矣！女子鍾情之深，無如崔者。亂而終之，猶可救過之半。妖不自我，何畏乎尤物？微之與李□郎一也，特崔不能為小玉耳。

班婕妤

班婕妤，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，少有才學。成帝選入宮，以為婕妤，有寵。上嘗游後庭，欲與婕妤同輦。辭曰：「觀古圖畫，聖賢之君，名賢在側；三代昏主，乃有嬖妾。今欲同輦，得無似乎？」上善其言而止。及飛燕姊弟用事，潛其咒詛，考問之，對曰：「脩正尚未蒙福，為邪欲以何望。使鬼神有知，不受小臣之愆。如其無知，愆之何益？」上善其對，赦之。婕妤恐久見危，乃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。作《紈扇》詩以自況，云：

「新裂齊紈素，皎潔如霜雪。裁為合歡扇，團圓似明月。出入君懷袖，動搖微風發。常恐秋節至，涼颺奪炎熱。棄捐篋笥中，恩情中道絕。」

劉令嫺作《婕妤怨》云：

「日落應門閉，愁思百端生。況復昭陽近，風傳歌吹聲。寵移終不恨，讒枉太無情。只言爭分理，非妒舞腰輕。」

潘夫人

吳主潘夫人，父坐法，夫人輸入織室。容態少儔，為江東絕色。同幽者百餘人，謂夫人為神女，敬而遠之。有聞於吳主，使圖其容貌。夫人憂感不食，減瘦改形，工人寫其真狀以進。吳主見而喜，曰：「此女神也！愁貌尚能感人，況在歡樂。」乃命輪船就織室，納於後宮。果以姿色見寵。每以夫人游昭宣之臺，志意幸愜。既盡酣醉，唾於玉壺中，使侍婢瀉於臺下。得火齊指環，即掛石榴枝上。因其處起臺，名曰「環榴臺」。時有諫者云：「今吳、蜀爭雄，『還劉』之名，將為妖矣。」權乃翻其名曰「榴環臺」。又與夫人游釣臺，得大魚，主大喜。夫人曰：「昔聞泣魚，今乃為喜。有喜必憂，以為深戒。」至於末年，漸相譖毀，果見離退。時人謂夫人知幾其神。

翻風

石季倫所愛婢，名翻風。以姿態見美，妙別玉聲，能觀金色。石氏珍寶瑰奇，皆殊方異國所得，莫有辨識其處者。使翻風別其

聲色，並知其所出之地。石氏侍人美豔者數千人，翻風最以文辭擅愛。石崇嘗語之曰：「吾百年後，當以汝為殉。」答曰：「生愛死離，不如無愛，妾得為殉，身其何朽。」於是彌見寵愛。及翻風年至三□，妙年者爭嫉之，競相誹毀，即退翻風為房老，使主群少。乃懷怨對而作五言詩曰：

「春華誰不羨，卒傷秋落時。契煙還自低，鄙退豈所期。桂芬徒自蠹，失愛在娥眉。坐見芳時歇，憔悴空自嗤。」

石氏房中並歌此為樂曲，晉末乃止。

杜□娘

萬曆間，浙東李生，係某潘臬子。入貲游北雍，與教坊女郎杜□娘情好最殷。往來經年，李貲告匱。女郎母頗以生頻來為厭，然而兩人交益歡。女姿態為平康絕代，兼以管弦歌舞妙出一時，長安少年所藉以代花月者也。母苦留連，始以言辭挑怒，李恭謹如初。已而聲色競嚴，女益不堪，誓以身歸李生。母自揣女非己出，而故事教坊落籍，非數百金不可，且熟知李囊無一錢，思有以困之。乃載掌話女曰：「汝能聳郎君措三百金界我，東西南北唯汝所之。」女郎慨然曰：「李郎雖落魄旅邸，三百金或可辦。顧金不易聚。倘金具而母負約，奈何？」母策李郎窮途，侮之，指燭中花笑曰：「金朝以入，汝夕以出，燭之生花，識郎之得女也。」

女至夜半，悲啼謂李生曰：「郎君游貲，固不足謀妾身，然亦有意於交親中得緩急乎？」李驚喜曰：「唯唯。向非無心，第未敢言耳。」明日故為束裝狀，遍辭親知，多方乞貸。親知咸以生沉湎狹邪，積有日月，忽欲南轅，半疑涉妄。且李生之父，怒生飄零，作書絕其歸路。今若貸之，非惟無所征德，且索負無從，皆援引支吾。生因循經月，空手來見。女中夜歎曰：「郎君果不能辦一錢邪？妾褥中有碎金百五□兩，向緣線裏囊中，明日令平頭索持去，以次付媽。外此非妾所辦，奈何？」生驚喜，珍重持褥而去。因出褥中金語親知，親知憫杜之有心，毅然各斂金付生，僅得百兩。生泣謂女：「吾道窮矣！顧安所措五□金乎？」女雀躍曰：「無憂，明旦妾從鄰家姊妹中謀之。」至期，果得五□金，合金而進。媽欲負約，女悲啼向媽曰：「母曩責郎君三百金，金具而母食言，郎持金去，女從此死矣！」母懼人金俱亡，乃曰：「如約。第自頂至踵，寸珥尺素，非汝有也。」女欣然從命。明日，禿髻布衣，從生出門。過院中諸姊妹作別，諸姊妹咸感激泣下，曰：「□娘為一時風流領袖，今從郎君，襪履出門，豈非姊妹羞乎？」於是人各贈以所攜，須臾之間，簪履衣履，煥然一新矣。諸姊妹復相謂曰：「郎君與姊千里間關，而行李曾無約束。」復合贈一箱。箱中之盈虛，生不能知，女亦若為不知也者。日暮，諸姊妹各相與揮淚而別。

女郎就生逆旅，四壁蕭然。生但兩目瞪視几案而已。女脫左膊生絹，擲朱提二□兩，曰：「持此為舟車貲。」明日，生辦輿馬，出崇文門，至潞河，附奉使船。抵船而金已盡，女復露右臂生綃，出三□金，曰：「此可以謀食矣。」生頻承不測，快幸遭逢。於時自秋涉冬，嗷來鴻之寡儔，詘游魚之乏比。誓白頭，則皎露為霜；指赤心，則丹楓交爇，喜可知也。行及瓜州，舍使者餘艙，別賃小舟，明日欲渡。是夜，璧月盈江，練飛鏡瀉。生謂女曰：「自出都門，便埋頭項，今夕專舟，復何顧忌。且江南水月，何如塞北風煙，願作此寂寂乎？」女亦以久掩形跡，悲關山之迢遞，感江月之交流，乃與生攜手月中，跌坐船首。生興發，執卮倩女清歌，少酬江月。女宛轉微吟，忽焉入調，鳥啼猿咽，不足以喻其悲也。

有鄰舟少年者，積鹽維揚，歲暮將歸新安。年僅二□左右，青樓中推為輕薄祭酒。酒酣聞曲，神情慾飛，而音響已寂。遂通宵不寐。黎明而風雪阻渡。新安人物色生舟，知中有尤物。乃貂帽復絢，弄形顧影，微有所窺，因叩舷而歌。生推蓬四顧，雪色森然。新安人呼出綉繆，即邀上岸，至酒肆論心。酒酣，微叩公子昨夜清歌謂誰，生具以實對。復問公子渡江即歸故鄉乎？生慘然，告以難歸之故，麗人將邀我於吳越山水之間。杯酒纏綿，無端盡吐情實。新安人愀然謂公子：「旅薇蕪而挾桃李，不聞明珠委路，有力交爭乎？且江南之人，最工輕薄，情之所鍾，不敢愛死，即鄙心時時萌之。況麗人之才，素行不測，焉知不借君以為梯航，而密踐他約於前途。則震澤之煙波，錢塘之風浪，魚腹鯨齒，乃公子之一壞三尺也。抑愚聞之，父與色孰親？歡與害孰切？願公子之熟思也！」生始愁眉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曰：「愚有至計，甚便於公子，顧公子不能行耳！」公子曰：「為計奈何？」客曰：「公子誠能割厭余之愛，僕雖不敏，願上千金為公子壽。得千金則可以歸報尊君，舍麗人則可以道路無恐。願公子熟思之！」生既飄零有年，攜形挈影，雖鴛樹之誼，生死靡他；而燕幕之棲，進退維谷。羝藩狐濟，既猜月而疑雲；燕啄龍螬，更悲魂而啼夢。乃低首沉思，辭以歸而謀諸婦。遂與新安人攜手下船，各歸舟次。

女挑燈俟生小飲，生目動齒濕，終不出辭。相與擁掖而寢。至夜半，生悲啼不已。女急起坐，抱持之，曰：「妾與郎君處情境幾三年，行數千里，未嘗哀痛。今日渡江，正當為百年歡笑，忽作此面向人，妾所不解。抑聲有離音，何也？」生言隨涕興，悲因情重，既吐顛末，涕泣如前。女始解抱，謂李生曰：「誰為足下畫此策者，乃大英雄也！郎得千金，可觀二親，妾得從人，無累行李。發乎情，止乎禮義，賢哉，其兩得之矣！顧金安在？」生對以「未審卿意云何，金尚在是人篋內」。女曰：「明早亟往諾之。然千金重事也，須金入足下篋中，妾乃可往。」時夜已過半，即請起為豔妝，曰：「今日之妝，迎新送舊者也，不可不工。」妝畢，天亦曙。

新安人已刺船李生舟前。得女郎信，大喜曰：「請麗人妝臺為信。」女欣然顧李生界之。即索新安人聘貲過船，衡之無爽。於是女郎起自舟中，據舷謂新安人曰：「頃所攜妝臺中，有李郎路引，可速簡選。」新安人急如命。女郎使李生抽某一箱來，皆集鳳翠寶，悉投水中，約值數百金。李生與輕薄子及兩船人始競大詫。又指生抽一箱，悉翠羽明璫、玉簫金管也，值幾千金，又投之江。復令生抽出其革囊，盡古玉紫金之玩，世所罕有，其價蓋不貲雲，亦投之。最後碁生抽一匣出，則夜明之珠盈把。舟中人大駭，喧聲驚集市人。女郎又欲投之江，李生不覺大悔，抱女郎慟哭止之。雖新安人亦來勸解。女郎推生於側，而碎罵新安人曰：「汝聞歌蕩情，遂代鶯弄舌，不顧神天，翦綆落瓶，使妾將骨股血碧。自恨弱質，不能抽刀向儁。乃復貪財，強來索抱，何異狂犬！方事趨風，更欲爭骨。妾死有靈，當訴之明神，不日奪汝人面。且妾藏辰胎影，託諸姊妹蘊藏奇貨，將資李郎歸見父母也。今畜我不卒，而故暴揚之者，欲人知李郎眶中無瞳耳。妾為李郎澀眼幾枯，翕魂屢散。事幸粗成，不念攜手，而條溺笙簧，畏行多露，一朝棄捐，輕於殘汁。顧乃焚此殘膏，欲收覆水，妾更何顏而聽其挽鼻。今生已矣。東海沙明，西華黍壘，此恨糾纏，寧有盡邪！」於是舟中、岸上觀者，無不流涕，冒李生為負心人。而女郎已持明珠赴江水不起矣。當是時，目擊之人，皆欲爭毆新安人及李生，李生及新安人各鼓船分道遁去。浙人作《負情儂傳》。

居士曰：「新安人，天下有情人也！其說李郎也，口如河，其識□娘也，目如電。惜□娘之早遇李生而不遇新安人也。使其遇之，雖文君之與相如，歡如是耳。雖然，女不死不俠，不癡不情，於□娘又何憾焉！」

韓玉父

韓玉父，宋南渡時女子也。其題《漢口鋪》詩云：

「南行逾萬山，復入武陽路。黎明與雞興，理髮漢口鋪。吁江在何所，極目煙水暮。生平良自珍，羞為浪子婦。知君非秋胡，強顏且西去。」

其序云：「妾本秦人，先大父嘗仕於朝，因亂，遂家錢塘。幼時，易安處士教以學詩。及笄，父母以妻上舍林子建。去年，林得官歸閩，妾傾囊以助其行。林許秋冬間遣騎迎妾，久之杳然。何其食言邪？不免攜女奴自錢塘而之三山。比至，林已官吁江矣。因而復回延平，經由順昌，假道昭武而去。歎客旅之可厭，笑人事之多乖，因理髮漢口鋪，漫題數語於壁云。」

未明究竟如何，就此已是薄倖矣。

以下妒厄

戚夫人

戚夫人，善鼓瑟擊筑。帝常擁戚夫人倚瑟而歌。歌畢，每泣下流連。夫人善為翹袖折腰雲舞，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。侍婢數百人，皆為之後宮齊首高唱，響入雲霄。夫人侍高帝，嘗以趙王如意為言。帝思之，幾半日不言，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，輒使夫人擊筑，歌《大風》詩以和之。及留侯招四皓輔太子，帝指示戚姬曰：「我欲易之，彼羽翼已成，難動搖矣。」姬泣。帝曰：「汝為我楚舞，吾為若楚歌。」歌曰：

「鴻鵠高飛兮，一舉千里，羽翼已成兮，橫絕四海。橫絕四海兮，當可奈何？雖有矰繳兮，尚安所施！」

及帝崩，高後乃令永巷囚戚夫人，髡鉗，衣赭衣，令舂。戚夫人舂已，歌曰：

「子為王，母為虜。終日舂薄暮，常與死為伍。相離三千里，當使誰告汝。」

太后聞之，大怒曰：「乃欲倚汝子邪！」召趙王如意，鳩之。戚夫人遂有人彘之禍。戚夫人臨死曰：「願呂為鼠我為貓，生生世世食其肉。」

戚夫人之不見容於高後也，帝料之熟矣。欲全戚氏，非立如意不可。立如意則並立戚氏，廢太子則並廢高後。高後有罪，可廢也。而周旋患難，瀕死者數矣，尤可念也。況諸悍將大臣，非高後不能制之，此帝所以歎息悽愴而不能自決也。四皓來而人彘兆，帝亦付之身後不知而已。高後能制諸悍將大臣，而舉朝遂無能制後者。立少帝，王諸呂，劉宗蓋岌岌焉。帝料殆不及此也。夫高後雖強，天下豈有恃婦人以為安者哉！惠帝與如意，魯、衛之政耳，必也兩置之而立文帝，斯盡善乎。噫！是又豈尋常之事邪？

唐王后

高宗初立妃王氏為后，有寵。已而寵蕭淑妃。及武氏入宮為昭儀，後與淑妃寵皆衰。會昭儀生女，後憐而弄之。後出，昭儀潛扼殺之。上至，昭儀佯歡笑。發被視女已死矣，即驚啼，問左右。左右曰：「皇后適來此。」上怒曰：「後殺吾女。」昭儀因譖之。後遂與淑妃並廢為庶人，囚於別苑，而立武氏為后。上一日念后，間行至囚所，見門禁錮嚴，進飲食竇中，惻然傷之。呼曰：「皇后、良姊無恙？」二人同辭曰：「妾等非罪棄為婢，安得尊稱邪？」因流涕嗚咽。又曰：「至尊若念曩昔，使得見日月，乞署此為回心院。」上曰：「朕即有處置。」武氏聞之，大怒，遣人斷去手足，投酒甕中，曰：「令二嫗骨醉。」

後數見二人為祟，故多居洛陽，不敢歸長安。

高宗與漢高帝不同。高帝是英雄心事，一步百計，欲割小愛以就大事。高宗本是雜情奴才，後來則一味怕婆而已。

梅妃

梅妃，姓江氏，莆田人。父仲遜，世為醫。妃年九歲，能誦《二南》。語父曰：「我雖女子，期以此為志。」父奇之，名曰彩蘋。開元中，高力士使閩越，妃笄矣。見其少麗，選歸侍明皇，大見寵幸。長安大內、大明、興慶三宮，東都大內、上陽兩宮，幾四萬人，自得妃視如塵土。宮中亦自以為不及。性喜梅，所居闌檻，悉植數株，上榜曰「梅亭」。梅開，賦賞至夜分，尚顧戀花下不能去。上以其所好，戲名曰「梅妃」。妃有《蕭蘭》、《梨園》、《梅花》、《鳳笛》、《玻杯》、《剪刀》、《綺窗》七賦。

是時承平歲久，海內無事。上於兄弟間極友愛，日從燕間，必妃侍側。上命破橙往賜諸王。至漢邸，潛以足躡妃履，登時退閣。上命連趨，報言「適履珠脫綴，綴竟當來」。久之，上親往命妃。妃拽衣迓上，言「胸腹疾作，不果前也」，卒不至。其侍寵如此。後上與妃鬥茶，顧諸王戲曰：「此『梅精』也，吹白玉笛，作驚鴻舞，一座光輝。鬥茶今又勝我矣。」妃應聲曰：「草木之戲，誤勝陛下。設使調和四海，烹飪鼎鼎，萬乘自有心法，賤妾何能較勝負也。」上大悅。

會太真楊氏入侍，寵愛日奪，上無留意。而二人相疾，避路而行。上嘗方之英、皇，議者謂廣狹不類，竊笑之。太真忌而智，妃性柔緩，亡以勝，後竟為楊氏遷於上陽東宮。後，上憶妃，夜遣小黃門滅燭，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，敘舊愛，悲不自勝。繼而上失寤，侍御驚報曰：「妃子已屆閣前，將奈何？」上披衣，抱妃藏夾幃間。太真既至，問：「『梅精』安在？」上曰：「在東宮。」太真曰：「乞宣至，今日同浴溫泉。」上曰：「此女已放屏，無並往也。」太真語益堅，上顧左右不答。太真大怒，曰：「肴核狼藉，御榻下有婦人遺舄，夜來何人侍陛下寢，歡醉至於日出不視朝？陛下可出見群臣，妾止此閣以俟駕回。」上愧甚，拽衾向屏復寢，曰：「今日有疾，不可臨朝。」太真怒甚，逕歸私第。上頃覓妃所在，已為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。上怒斬之。遺舄並翠鈿命封賜妃。妃謂使者曰：「上棄我之深乎？」使者曰：「上非棄妃，誠恐太真無情耳！」妃笑曰：「恐憐我則動肥婢情，豈非棄也？」妃以千金壽高力士，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為《長門賦》，欲邀上意。力士方奉太真，且畏其勢，報曰：「無人解賦。」妃乃自作《樓東賦》，其略曰：

「玉鑿塵生，鳳奩香殄。懶蟬之巧梳，閒縷衣之輕練。苦寂寞於蕙宮，但凝思乎蘭殿。信漂落之梅花，隔長門而不見。」

太真聞之，訴明皇曰：「江妃庸賤，以諛詞宣言怨望，願賜死。」上默然。會嶺表使歸，妃問左右：「何處驛使來，非梅使邪？」對曰：「庶邦貢楊妃果荔使來。」妃悲咽泣下。上在花萼樓，會夷使至，命珍珍珠一斛密賜妃。妃不受，以詩付使者曰：「為我進御前也。」曰：

「柳葉雙眉久不描，殘妝和淚污紅綃。長門自是無梳洗，何必珍珠慰寂寥。」

上覽詩，悵然不樂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，號《一斛珠》，曲名是此始。後祿山犯關，上西幸，太真死。及東歸，尋妃所在，不可得。上悲，謂兵火之後，流落他處。詔：「有得之，官三秩，錢百萬。」訪搜不知所在。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，潛經天地，亦不可得。有宦者進其畫真，上言「甚似，但不活耳」。詩題於上，曰：

「憶昔嬌妃在紫宸，鉛華不御得天真。霜銷雖似當時態，爭奈嬌波不顧人。」

讀之泣下，命模像刊石。後上暑月晝寢，彷彿見妃隔竹間泣，含涕障袂，如花朦霧露狀。妃曰：「昔陛下蒙塵，妾死亂兵之手。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傍。」上駭然流汗而寤。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之，無獲。上益不樂。忽悟溫泉湯池側有梅□餘株，豈在是乎！上自命駕，令發視。才數株，得屍，裹以錦褥，盛以酒槽，附土三尺許。上大慟，左右莫能仰視。視其所傷，肋下有刀痕。上自制文誄之，以妃禮易葬焉。

贊曰：明皇自為潞州別駕，以豪偉聞，馳騁犬馬，鄂杜之間，與俠少游。用此起支庶，踐尊位，五□餘年，享天下之奉，窮奢極侈，子孫百數，其閭萬方美色眾矣。晚得楊氏，變易三綱，濁亂四海，身廢國辱，思之不少悔，是固有以中其心，滿其欲矣。江妃者，後先其間，以色為所深嫉，則其當人主者，又可知矣。議者謂：或覆宗，或非命，均其媚忌自取。殊不知明皇毫而伎忍，至一日殺三子，如輕斷螻蟻之命。奔竄而歸，受制昏逆，四顧嬪嬙，斬亡懼盡，窮獨苟活，天下哀之。《傳》曰：「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。」蓋天所以酬之也。報復之理，毫髮不差，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！

小青

大青者，虎林某生姬也，家廣陵。與生同姓，故諱之，僅以小青字云。姬夙根穎異，□歲遇一老尼，授《心經》，一再過了，覆之，不失一字。尼曰：「是兒早慧福薄，願乞作弟子。即不爾，無令識字，可三□年活耳。」家人以為妄，嗤之。母本女塾師，隨就學。所游多名閨，遂得精涉諸技，妙解聲律。江都固佳麗地，或諸閨彥雲集，茗戰手語，眾偶紛然。姬隨變酬答，悉出意表，人人惟恐失姬。雖素閒儀則，而風期逸豔，綽約自好，其天性也。

年□六，歸生。生，豪公子也，性嘈啞憨跳不韻。婦更奇妒，姬曲意下之，終不解。一日，隨游天竺。婦問曰：「吾聞西方佛無量，而世多尊禮大士者何？」姬曰：「以其慈悲耳。」婦知諷己，笑曰：「吾當慈悲汝。」乃徙之孤山別業，誡曰：「非吾命而郎至，不得入！非吾命而郎手札至，亦不得入！」姬自念彼置我閒地，必密伺短長，借莫須有事魚肉我，以故深自斂戢。婦或出遊，呼與同舟，遇兩堤間馳騎挾彈遊冶少年，諸女伴指點譁躍，條東條西，姬淡然凝坐而已。

婦之戚屬某夫人者，才而賢，嘗就姬學奕，絕愛憐之。因數取巨觴觴婦，矚婦已醉，徐語姬曰：「船有樓，汝伴我一登。」比登樓，遠眺久之，撫姬背曰：「好光景，可惜！無自苦。章臺柳亦倚紅樓盼韓郎走馬，而子作蒲團空觀邪？」姬曰：「賈平章劍鋒

可畏也。」夫人笑曰：「子誤矣！平章劍鈍，女平章乃利害耳！」居頃之，顧左右寂無人，從容諷曰：「子才韻色藝無雙，豈當墮羅剎國中？吾雖非女俠，力能脫子火坑。頃言章臺事，子非會心人邪？天下豈少韓君平。且彼視子去，拔一眼中釘耳。縱能容子，子遂向黨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乎？」姬謝曰：「夫人休矣。吾幼夢手折一花，隨風片片著水，命止此矣！夙孽未了，又生他想，彼冥曹姻緣簿，非吾如意珠，徒供群口畫描耳！」夫人歎曰：「子言亦是，吾不子強。雖然，好自愛。彼或好言飲食汝，乃更可慮。即旦夕所須，第告我。」相顧泣不沾衣。恐他婢竊聽，徐拭淚還坐。尋別去。夫人每向宗戚語之，聞者酸鼻云。

姬自是幽憤淒怨，俱託之詩或小詞。而夫人後亦從宦遠方，無與同調者。遂鬱鬱感疾，歲餘益深。婦命醫來，仍遣婢以藥至。姬伴感謝，婢出，擲藥牀頭，笑曰：「吾固不願生，亦當以淨體皈依，作劉安雞犬，豈汝一杯鴆能斷送乎！」然病益不支，水粒俱絕，日飲梨汁一小盞許。益明妝冶服，擁襟欲坐。或呼琵琶婦唱自遣。雖數量數醒，終不蓬首偃臥也。忽一日，語老嫗曰：「可傳語冤孽郎，覓一良畫師來。」師至，命寫照。寫畢，攬鏡熟視，曰：「得吾形似矣，未盡吾神也。」姑置之。又易一圖，曰：「神是矣，而風態未流動也。若見我而目端手莊，太矜持故也。」姑置之。命捉筆於傍，而自與嫗指顧語笑，或扇茶鏞，或簡書，或自整衣褶，或代調丹壁諸色，縱其想會。須臾圖成，果極妖纖之致。笑曰：「可矣！」師去，取圖供榻前，焚香設梨酒奠之，曰：「小青，小青，此中豈有汝緣乎乎？」撫几，淚潸潸如雨，一慟而絕。時年□八耳。

日向暮，生始踉蹌來。披帷見容光藻逸，衣態鮮好，如生前無病時，忽長號頓足，嘔血升餘。徐檢得詩一卷，遺像一幅。又一緘寄某夫人，啟視之，敘致惋痛。後書一絕句。生痛呼曰：「吾負汝！吾負汝！」婦聞恚甚，趨索圖。乃匿第三圖，偽以第一圖進。立焚之。又索詩，詩至，亦焚之。及再簡草稿，業散失盡。而姬臨卒時，取花鈿數事，贈嫗之小女，襯以二紙，正其詩稿。得九絕句，一古詩，一詞。並所寄某夫人者，共□二篇。古詩云：

「雪意閣雲雲不流，舊雲正壓新雲頭。米顛顛筆落窗外，鬆嵐秀處當我樓。垂簾只愁好景少，卷簾又怕風繚繞。簾捲簾垂底事難，不情不緒誰能曉。爐煙漸瘦剪聲小，又是孤鴻唳悄悄。」

絕句云：

「稽首慈雲大士前，莫生西土莫生天。願為一滴楊枝水，灑作人間並蒂蓮。」
「春衫血淚點輕紗，吹入林逋處士家。嶺上梅花三百樹，一時應變杜鵑花。」
「新妝竟與畫圖爭，知在昭陽第幾名。瘦影自臨春水照，卿須憐我我憐卿。」
「西陵芳草騎鞦韆，內信傳來喚踏春。杯酒自澆蘇小墓，可知妾是意中人。」
「冷雨幽窗不可聽，挑燈問看《牡丹亭》。人間亦有癡於我，豈獨傷心是小青。」
「何處雙禽集畫閣，朱朱翠翠似青鸞。如今幾個憐文采，也向秋風鬥羽翰。」
「脈脈溶溶豔豔波，芙蓉睡醒欲如何。妾映鏡中花映水，不知秋思落誰多。」
「盈盈金谷女班頭，一曲驪珠眾伎收。直得樓前身一死，季倫原是解風流。」
「鄉心不畏兩峰高，昨夜慈親入夢遙。說是浙江潮有信，浙潮爭似廣陵潮。」

其《天仙子》詞云：

「文姬遠嫁昭君塞，小青又續風流債。也虧一陣黑罡風，火輪下，抽身快，單單別別清涼界。原不是鴛鴦一派，休算做相思一槩。自思自解自商量，心可在，魂可在，著衫又捻雙裙帶。」

與某夫人書云：「玄玄叩首瀝血，致啟夫人臺座下。關頭祖帳，迴隔人天。官舍辰辰，當非寂度。馳情感往，瞻睇慈雲，分爨噓寒，如依膝下。糜身百體，未足云酬。娉娉姨姨無恙。猶憶南樓元夜，看燈諧謔，姨指畫屏中一憑欄女曰：『是燒燒兒倚風獨盼，恍惚有思，當是阿青。』妾亦笑指一姬曰：『此執拂姣鬟，偷近郎側，將無似娉。』於時角彩尋歡，纏綿徹曙，寧復知風流雲散，遂有今日乎！往者仙槎北渡，斷梗南樓，狺語哮聲，日焉三至。漸乃微辭舍吐，亦如尊旨云云。切掣鄙衷，未見其可。夫屠肆苦心，餓狸悲鼠，此直供其換馬，不即辱以當爐。去則弱絮風中，住則幽蘭霜裡，蘭因絮果，現孽誰深？若便祝髮空門，洗妝浣慮，而豔思綺語，觸緒紛來。正恐蓮性雖胎，荷絲難殺，又未易言此也。乃至遠笛哀秋，孤燈聽雨，兩殘笛歇，謾謾鬆聲。羅衣壓肌，鏡無干影，晨淚鏡潮，夕淚鏡汐。今茲難骨，殆復難支，痰灼肺然，見粒而嘔，錯情易意，悅憎不馴。老母娉弟，天涯問絕。嗟乎！未知生樂，焉知死悲！憾促歡淹，無乃非達。妾少受天穎，機警靈速，豐茲吝彼，理詎能雙。然而神爽有期，故未應寂寂也。至其淪忽，亦匪自今，結縵以來，有齊靡旦，夜臺滋味，諒不殊斯，何必紫玉成煙，白花飛蝶，乃謂之死哉！或軒車南返，駐節維揚，老母惠存，如妾之受，阿秦可念，幸終垂憫。疇昔珍贈，悉令見殉，寶鈿繡衣，福星所賜，可以超輪消劫耳。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，不憂無伴。附呈一絕，亦是鳥死鳴哀！其詩集、小像，託陳媼好藏，覓便馳寄。身不自保，何有於零膏冷翠乎！他時放船堤下，探梅山中，開我西閣門，坐我綠陰牀，髣髴生平於響像，見空幃之寂颯。是邪非邪，其人斯在。嗟乎夫人！冥明異路，永從此辭。玉腕珠顏，行就塵土，興思及此，慟也何如！玄玄叩首叩上。」後附絕句云：

「百結迴腸寫淚痕，重來唯有舊朱門。夕陽一片桃花影，知是亭亭倩女魂。」

生之戚某集而刻之，名曰《焚餘》。

淺淺居士曰：「讀小青諸詠，雖淒惋，不失氣骨。憾全稿不傳。要之逕寸珊瑚，更自可憐惜耳。聞第二圖藏嫗家，余竭力購得之。娟娟楚楚，如秋海棠花。其衣裡珠外翠，秀豔有文士韻。然尚是副本，即姬所謂『神已是，而風態未流動』者。未知第三圖更夫何如。嫗嘗言：『姬喜看書。書少，就郎取不得，悉從某夫人借觀。間作小畫。畫一扇，甚自愛，郎聞之，苦索不與。』又言：『姬好與影語，或斜陽花際，煙空水清，輒臨池自照，對影絮絮如問答。婢輩窺之，則不復爾。但微見眉痕慘然，似有泣意。』余覽集中第三絕，知此語非妄也。嗟乎！世之負才零落，躑躅泥梨中，顧影自憐，若忽若失，如小青者，可勝道哉！」

驛亭女子

女子不知何許人，其詩與敘，見於心甲壁。文敘云：「予生長會稽，幼工書史；年方及笄，嫁於燕客。具林下之風致，事腹負之將軍。加以河東獅子，日吼數聲。今早『薄言往訴，逢彼之怒』，鞭撻亂下，辱等奴婢，氣填胸臆，幾不能起。嗟乎！予籠中人耳，死何足惜。但恐委身草莽，湮沒無聞，故忍死須臾，俟同類睡熟，竊至後庭，以淚和墨，題三詩於壁。庶知音者讀之，悲予生之不幸，則予死且不朽。」詩云：

「銀紅衫子半蒙塵，一盞殘燈伴此身。恰似梨花經雨後，可憐零落不成春。」

「終日如同虎豹游，含情默坐憾悠悠。老天生妾非無意，留與風流作話頭。」

「萬種憂愁訴與誰，對人強笑背人悲。此詩莫作尋常看，一句詩成千淚垂。」

此詩一傳，文人爭和之。

龍子猶各和三首，今附此。首韻云：

「遙憶新詩覆壁塵，閨中誰贖可憐身。郵亭亦有含顰女，都只傷秋與惜春。」

「顏如紅粉命如塵，難笑難啼一女身。何似驛亭操帚婦，風光獨佔一宵春。」

「千秋紅粉盡成塵，詩句猶留夢裡身。恰似太真香灑在，行人指點馬嵬春。」

次韻云：

「不共歡娛卻共游，傷心一片路悠悠。老天若解題詩意，應有風雷起筆頭。」

「已拚閒身逐浪遊，可堪自苦正悠悠。紅顏埋沒渾閒事，多少才人不出頭。」

「古驛無情恣客游，悲悲喜喜任悠悠。粉牆難比生公石，訴盡衷腸不點頭。」

三韻云：

「已嫁從夫怨阿誰，換花換馬亦何悲。忍將無限閨中苦，換取詩名壁上垂。」

「一樣夫妻我是誰，忍教同室隔歡悲。題成絕句低頭去，羞見三星當戶垂。」

「鴉鳳相欺今恨誰，來生貓鼠轉歡悲，我倚妒史書卿句，翻喜才名為妒垂。」

以下遭讒

脩嬪夫人

廣川王去嘗有疾，陽城昭信侍疾甚謹，去愛之，立為后。又有幸姬望卿，為脩嬪夫人，主繒帛。昭信譖望卿曰：「與我無禮，衣服常鮮我，又傅粉數窺郎吏，疑有奸。」去曰：「伺之。」益不愛望卿。昭信知去怒，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，具知其名。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室，裸形繫之，令各姬各持鐵共灼之，望卿自投井而死。昭信出之，椽陰中，割其口唇，斷舌，遂解置大鑊中，取桃灰毒藥並煮之，令諸姬觀，糜盡乃止。

遼懿德皇后蕭氏

遼懿德皇后蕭氏，為北面官南院樞密使惠之少女。母耶律氏，夢月墜懷，已復東升，光耀照爛，不可仰視，漸升中天，忽為天狗所食。驚寤，而后生。時重熙九年五月己未也。母以語惠，惠曰：「此女必大貴，而不得令終。且五日生女，古人所忌。命已定矣，將復奈何！」后幼能誦詩，旁及經、子。及長，姿容端麗，為蕭氏稱首，皆以觀音目之，因小字觀音。二〇二年，今上在青宮，進封燕趙國王，慕后賢淑，聘納為妃。後婉順，善承上意，復能歌詩，而彈箏、琵琶，尤為當時第一。由是愛幸，遂傾後宮。及上即位，以清寧元年〇二月戊子，冊為皇后。後方出閣升坐，扇開簾捲，忽有白練一段，自空吹至后褥位前，上有「三〇六」三字。后問：「此何也？」左右曰：「此天書，命可敦領三〇六宮也。」后大喜。宮中為語曰：「孤穩壓柏女古韉，菩薩喚作擗幹麼。」蓋言以玉飾首，以金飾足，以觀音作皇后也。

二年八月，上獵秋山，後率妃嬪從行在所。至伏虎林，上命后賦詩。后應聲曰：

「威風萬里壓南邦，東去能翻鴨綠江。靈怪大千都破膽，那教猛虎不投降。」

上大喜，出示群臣曰：「皇后可謂女中才子！」次日，上親御弓矢射獵。有虎突林而出，上曰：「朕射得此虎，可謂不愧后詩。」一發而殪。群臣皆呼萬歲。是歲〇一月，群臣上皇帝尊號曰「天佑皇帝」，后曰「懿德皇后」。三年秋，上作《君臣同志、華夷同風》詩，后應制屬和，曰：

「虞庭開盛軌，王會合奇琛。到處承天意，皆同捧日心。文章通鹿蟲，聲教薄雞林。大字看交泰，應知無古今。」

明年，后生皇子濬，皇太叔重元妃入賀，每顧影自矜，流目送媚。后語之曰：「貴家婦宜以莊臨下，何必如此。」妃銜之，歸罵重元曰：「汝是聖宗兒，豈虎斯不若，使教坊奴得以可敦加吾。汝若有志，當除此恨，笞撻此婢。」於是，重元父子合謀，於九年七月，駕幸濬水，聚兵作逆。須臾兵潰，父子伏誅。而討平此亂，則知北樞密院事趙王耶律乙辛與有功焉，尋進南院樞密使，威權震灼，傾動一時。惟后家不肯相下，乙辛每為怏怏。及咸雍初，皇子濬冊為皇太子。益復蓄奸為圖後計矣。

后常慕唐徐賢妃行事，每於當御之夕，進諫得失。國俗君臣尚獵，故有四時捺鉢。上既擅聖藻，而尤長弓馬，往往以國服先驅。所乘馬號飛電，瞬息百里，常馳入深林邃谷，扈從求之不得。后患之，乃上疏諫曰：「妾聞穆王遠駕，周德用衰；太康佚豫，夏社幾危。此游畋之往戒，帝王之龜鑒也。頃見駕幸秋山，不閉六御，特以單騎從禽，深入不測。此雖威福所屈，萬靈自為擁護。倘有絕群之獸，果如東方所言，則溝中之豕，必敗簡子之駕矣。妾雖愚暗，竊為社稷憂之。惟陛下尊老氏馳騁之戒，用漢文吉行之旨。」上雖嘉納，心頗厭遠。故咸雍之末，遂稀幸御。后因作詞曰《回心院》，被之管弦，以寓望幸之意也：

「掃深殿，閉久金鋪暗。游絲絡網塵作堆，積歲青苔厚階面。掃深殿，待君宴。」

「拂象牀，憑夢借高唐。敲壞牛邊知妾臥，恰當天處少輝光，拂象牀，待君王。」

「換香枕，一半無雲錦。為是秋來輾轉多，更有雙雙淚痕滲。換香枕，待君寢。」

「鋪翠被，羞殺鴛鴦對。猶憶當時叫合歡，而今獨覆相思塊。鋪翠被，待君睡。」

「裝繡帳，金鉤未敢上。解卻四角夜光珠，不教照見愁模樣。裝繡帳，待君盼。」

「疊錦茵，重重空自陳。只願身當白玉體，不願伊當薄命人。疊錦茵，待君臨。」

「展瑤席，花笑三韓碧。笑妾新鋪玉一牀，從來婦歡不終夕。展瑤席，待君息。」

「剔銀燈，須知一樣明。偏是君來生彩暈，對妾故作青荧荧。剔銀燈，待君行。」

「薰熏爐，能將孤悶蘇。若道妾口多穢賤，自沾御香香徹膚。薰熏爐，待君娛。」

「張鳴箏，恰恰語嬌鶯。一從彈作房中曲，常和窗前風雨聲。張鳴箏，待君聽。」

時諸伶無能奏演此曲者，獨伶官趙惟一能之。而宮婢單登，故重元家婢，亦善箏及琵琶，每與惟一爭能，怨后不知己。后乃召登與對彈四百二〇八調，皆不及后彈，愧恥拜服。於時上常召登彈箏，后諫曰：「此叛家婢。女中獨無豫讓乎？安得輕近御前！」因遣直外別院。登深嫉之。而登妹清子，嫁為教坊朱頂鶴妻，方為耶律乙辛所昵。登每向清子誣后與惟一淫通。乙辛具知之，欲乘此害后。以為不足證實，更命他人作《〇香》淫詞，用為誣案。云：

「青絲七尺長，挽出內家裝。不知眠枕上，倍覺綠雲香。」

「紅綃一幅強，輕闌白玉光。試開胸探取，尤比顫酥香。」

「芙蓉新失豔，蓮花落故牀。兩般總堪比，可似粉腮香。」

「螭蟠那足並，長鬚學鳳凰。昨宵歡臂上，應惹領邊香。」

「和羹和滋味，送語出宮商。定知郎口內，含有煖甘香。」

「非關兼酒氣，不是口脂芳，卻疑花解語，風過送來香。」

「既摘上林蕊，還親御苑桑，歸來便攜手，纖纖春筍香。」

「鳳靴拋合縫，羅襪卸輕霜。誰將煖白玉，雕出軟鈎香。」

「解帶色已戰，觸手心愈忙。那識羅裙內，消魂別有香。」

「咳唾千花釀，肌膚百和裝。元非嗽沉水，生得滿身香。」

乙辛陰屬清子，使登乞后手書。登時雖外直，常得見后。后後善書，登給后曰：「宋國忒裡蹇所作，更得御書，便稱二絕。」后讀而喜之，即為手書一紙。紙尾復書己所作《懷古》詩一絕云：

「宮中只數趙家妝，敗雨殘雲誤漢王。惟有知情一片月，曾窺飛鳥入昭陽。」

登得后手書，持出與清子，云：「老婢淫案已得。況可汗性忌，早晚見其白練掛粉頭也。」

乙辛已得書，遂構詞。命登與朱頂鶴赴北院陳首：「伶官趙惟一，私侍懿德皇后，有《〇香》淫詞為證。」乙辛乃密奏曰：

「太康元年〇月二〇三日，據外直別院宮婢單登及教坊朱頂鶴陳首，本坊伶官趙惟一，向要結本坊內承直高長命，以彈箏、琵琶得召入內，沐上恩寵。乃輒干冒禁典，謀侍懿德皇后御前。忽於咸雍六年九月，駕幸木葉山，惟一公稱有懿德皇后旨，召入彈箏。於時皇后以御制《回心院》曲〇首，付惟一入調。自辰至酉，調成，皇后向簾下目之，遂隔簾與惟一對彈。及昏命燭，傳命惟一去官服，著綠巾，金抹額，窄袖，紫羅衫，珠帶，烏靴。皇后亦著紫金百鳳衫，杏黃金縷裙，上戴百寶花髻，下穿紅鳳花靴。召惟一

更入內帳，對彈琵琶。命酒對飲，或飲或彈。至院鼓三下，敕內侍出帳。登時當直帳，不復聞帳內彈飲，但聞笑聲。登亦心動，密從帳外聽之。聞后言曰：『可封有用郎君。』惟一低聲言曰：『奴具雖健，小蛇耳，自不敵可汗真龍。』后曰：『小猛蛇卻賽真懶龍。』此後但聞惺惺若小兒夢中啼而已。院鼓四下，后喚登，揭帳，曰：『惟一醉不起，可為我喚醒。』登叫惟一一百遍，始為醒狀。乃起拜辭。后賜金帛一篋，謝恩而出。其後駕還，雖時召見，不敢入帳。后深懷思，因作《□香》詞賜惟一。惟一持出請示同官，朱頂鶴手奪其詞，使婦清子問登。登懼事發連坐，乘暇泣諫。后怒痛答，遂斥外直。但朱頂鶴與登共悉其事，使含忍不言，一朝敗壞，安免株坐，故敢首陳，乞為轉奏，以正刑誅。臣惟皇帝以至德統天，化及無外，寡妻匹婦，莫不形於。於今宮帳深密，忽有異言，其有關治化，良非渺小。故不忍隱諱，輒據詞，並手書《□香詞》一紙，密奏以聞。」

上覽奏，大怒，即召后對詰。后痛哭轉辯曰：「妾託體國家，已造婦人之極。況誕育儲貳，近且生孫，兒女滿前，何忍更作淫奔失行之人乎？」上出《□香詞》曰：「此非汝作手書，更復何辭？」后曰：「此宋國忒裡蹇所作，妾即從單登得而書賜之耳。且國家無親蠶事，妾作那得有親桑語！」上曰：「詩正不妨以無為有，如詞中合縫靴，亦非汝所著，為宋國服邪？」上怒甚，因以鐵骨朵擊后，后幾至殞。即下其事，使參知政事張孝傑與乙辛窮治之。

乙辛乃繫械惟一、長命等訊鞫，加以釘灼蕩錯等刑，皆為誣服。獄成，將奏。樞密副使蕭惟信馳語乙辛、孝傑曰：「懿德賢明端重，化行宮帳。且誕育儲君，為國大本，此天下母也。而可以叛家仇婢一語動搖之乎？公等身為大臣，方當燭照姦宄，洗雪冤誣，烹滅此輩，以報國家，以正國體。奈何欣然以為得其情也？公等幸更為思之。」不聽，遂具獄上之。上猶未決，指后《懷古》一詩曰：「此是皇后罵飛燕也，如何更作《□詞》？」孝傑進曰：「此正皇后懷趙惟一耳！」上曰：「何以見之？」孝傑曰：「『宮中只數趙家妝，惟有知情一片月。』是以二句中包含『趙惟一』三字也。」上意遂決，即日族誅惟一，並斬長命，敕后自盡。

時皇太子及齊國諸宮主，咸被髮流涕，乞代母死。上曰：「朕親臨天下，臣妾億兆，而不能防閑一婦，更何施眉目眴然南面乎！」后乞更面可汗一言而死，不許。后乃望帝所而拜，作絕命詞曰：

「嗟薄祐兮多幸，羌作麗兮皇家。承吳穹兮下覆，近日月兮分華。託後鈞兮凝位，忽前星兮啟耀。雖纍累兮黃牀，庶無罪兮宗廟。欲貫魚兮上進，乘陽德兮天飛。豈禍生兮無朕，蒙穢惡兮宮闈。將剖心兮自陳，冀回照兮白日。寧庶女兮多慚，過飛霜兮下擊。顧子女兮哀頓，對左右兮衰傷。共西曜兮將墜，忽吾去兮椒房。呼天地兮慘悴，恨今古兮安極。知吾生兮必死，又焉愛兮旦夕！」

遂閉宮以白練自經。上怒猶未解，命裸后屍，以葦席裹還其家。春秋三□有六，正符白練之語。聞者莫不冤之。皇太子投地大呼曰：「殺吾母者，耶律乙辛也。他日不門誅此賊，不為人子！」乙辛遂謀害太子，無虛日矣。（見王鼎《焚椒錄》。）

王鼎曰：「嗟嗟！自古國家之禍，未嘗不起於纖纖也。鼎觀懿德之變，固皆成於乙辛，然其始也，由於伶官得入宮帳，其次則叛家之婢使得近左右，此禍所由生也。第乙辛凶慘無匹，固無論。而孝傑以儒業起家，必明於大義者，使如維信直言，毅然諍之，后必不死。后不死，則太子可保無恙，而上亦何慚於少恩骨肉哉！乃亦昧聲同心，自保祿位，卒使母后、儲君與諸老成，一旦皆死於非辜。此史冊所書未有之禍也。二人者，可謂罪通天者乎！然懿德所以取禍者有三，曰好音樂與能詩、善書耳。假令不作《回心院》，則《□香》詞安得誣出后手乎？至於《懷古》一詩，則天實為之，而月食飛練，先命之矣！」

姚叔祥曰：「鼎作此錄，在謫居鎮州時。時乙辛已囚萊州，孝傑亦死，故敢實錄其事。但天祚時鼎尚在。如懿德皇后第二女趙國公主以匡救天祚，竟誅乙辛，孝傑剖棺戮屍，以家屬分賜群臣事，並不補錄一快觀者，亦一不了公案。」

以下欺誣

戴復古

戴復古，字式之，號石屏。薄游江西，有富家翁愛其才，以女妻之。居二三年，忽欲作歸計。妻問其故，告以曾妻。妻白之父，父怒。妻宛曲解釋，盡以奩具贈行。仍餞以詞云：

「惜多才，憐薄命，無計可留汝。揉碎花箋，忍寫斷腸句。道傍楊柳依依，千絲萬縷，抵不住一分愁緒。捉月盟言，不是夢中語。後回若君重來，不相忘處，把杯酒澆奴墳土。」

石屏既別，遂赴水死。

戴之無行，不待言矣。此婦性氣，亦自可畏。昔鄧敞以孤寒不第，牛奇章之子蔚謂敞曰：「吾有女弟未出門，子能婚，當為展力。」時敞已為李評事之婿矣，利其言，許之。既登第，就牛氏親。不日，挈牛氏而歸。將及家，敞給牛氏，先回家灑掃。及至家，又不敢泄其事。明日，牛氏僕驅其輜輶，直入內鋪設。李氏驚問，答以夫人將到。李知別娶，撫膺大慟頓地。牛至，知其實已，請見李氏曰：「吾父為宰相，兄弟皆在郎省，縱不得富貴，豈無一嫁處邪！其不幸豈惟夫人哉！今願一與夫人同之。」自是相歡如姊妹焉。牛氏大賢德，絕無一毫丞相女在胸中。此婦未免有「富家女」三字在。

張麗貞

張麗貞，吳江女子。鍾情所至，誤奔匪人，遂至陷獄。其獄中自序云：「悔此宵一念之差，嘔心有血；致今日終身之誤，剝面無皮。還顧影以自憐，更書空而獨語。妾本吳江望族，曾解披章；閨閣幽姿，未開窺戶。北堂恩重，瑯函深貯堂中珠；南浦春明，金屋周遮機上錦。況值髫年二八，忍忘律戒三千。夫何隨父嚶城，寄居椽舍。溺女奴之長舌，來奸套之籠頭。漫誇國士之才，計諧占鳳；妄數家嚴之憲，悔擬乘龍。伊既曲敘其悲思，儂亦頓深其怨慕。自謂知書識理，不妨反經為權。逐張倩之離魂，重門夜出；持樂昌之破鏡，永巷齊奔。天明而至荒郊，日暮而棲別館。一朝消息漏，道旁笑破朱唇；三尺典章嚴，堂上嗔生鐵面。雷霆劈開鬼膽，水鑿照出妖形。為訪婚姻，並非媒灼；所圖嫖媵，竟是人奴。方知假假真真，神呆半晌；已悟生生世世，罪大迷天。延息之入囹圄。撫心而傷塵土。淒涼夜柝，坐永牆角鬼磷寒；憔悴春華，睡起夢中鄉路杳。青草黃泥，畢冤魂於今日；白雲紅日，見慈母以何年？嗚呼！碩鼠拖腸，螳螂化羽。倘青蘋之得薦，尚白圭之可磨。已決策於外黃，世無張耳；誰錄瑕於上蔡，人是季心。已矣蛾眉，淹然蟻命。圖再新而不得，伏九死以何辭。謾訴衷腸，□首怨題留客邸；可憐骨肉，一緘清淚寄吾家！」

有如此異才，而為奸人所欺。聰明太過，故有好高之累。

以下遇暴

窈娘

武周時，喬知之郎中有婢曰窈娘，美而善歌舞。知之教讀書，善屬文，深所愛幸，為之不婚。時武承嗣驕貴，借教歌舞，遂不還。知之痛憤成疾，作《綠珠怨》，寫以縑索，厚賂閹奴，密寄之。其詞曰：

「石家金谷重新聲，明珠□斛買娉婷。此日可憐無復比，此時可愛得人情。君家閨閣未曾難，嘗持歌舞使人看。意氣雄豪非分裡，驕矜勢力橫相干。辭君去君終難忍，徒勞掩面傷紅粉。百年離別在高樓，一旦紅顏為君盡。」

窈娘得詩，悲泣投井而死。承嗣令汲出，於裙帶上得詩，鞭殺閹奴，諷吏羅織知之，以自殺焉。

《綠珠怨》之寄，明知無益，知之此際，已自辦一死，故以此詩激窈娘，使速相見於地下耳！然則承嗣之殺知之，乃所以成就之也。忠臣死忠，孝子死孝，情人死情，求而得之，均如飴耳！

知之有妹，能詩。嘗詠破簾云：

「已漏風聲擺，繩持也不禁。一從經落節，無復有貞心。」

此女風情，當亦不淺。

劉禹錫

李逢吉，性強復而沉猜多忌，好危人，略無作色。劉禹錫有妓甚麗，李陰以計奪之。約某日皇城中置宴，朝賢寵嬖，並請早赴境會。敕閹吏先放劉家妓從門入。傾都驚異，無敢言者。劉惶惑吞聲。又翌日，與相差數人謁之，但相見如常。從容久之，並不言境會之所以然。座中默然相目而已。既罷，一揖而退。劉歎咤而歸，無可奈何，遂憤懣而作四章，以擬《四愁》。其一云：

「玉釵重合兩無緣，魚在深潭鶴在天。得意紫鸞休舞鏡，傳言青鳥罷銜箋。金盆已覆難收水，玉軫長龍不續弦。若向靡蕪山下過，遙將紅淚灑窮泉。」

其二云：

「鸞飛遠樹棲何處，鳳得新巢想稱心。紅壁尚留香漠漠，碧雲初斷信沉沉。情知污點投泥玉，猶自經營買笑金。從此山頭似人石，丈夫形狀淚痕深。」

其三云：

「人曾何處更尋看，雖是生離死一般。買笑樹邊花已老，畫眉窗下月猶殘。雲藏巫峽音容斷，路隔星橋過往難。莫怪詩成無淚滴，盡傾東海也須乾。」

其四云：

「三山不見海沉沉，豈有仙蹤更可尋。青鳥去時雲路斷，嫦娥歸處月宮深。紗窗遙想春相憶，書幌誰憐夜獨吟。料得夜來天上鏡，只因偏照兩人心。」

出《本事詩》。

一說：李逢吉聞劉有美姬，請攜來一見。不敢辭，盛妝而往。李見之，命與眾姬相面。李妓四□餘人，皆處其下。既入，不復出。頃之，李以疾辭，遂罷坐，信宿絕不復知。劉怨歎不已，為詩投獻，李但含笑曰：「大好詩！」遂絕。

韋莊 何康女

韋莊以才名，寓蜀，蜀王建遂羈留之。莊有寵人，資質豔麗，兼善詞翰。建聞之，託以教內人為詞，強莊奪去。莊追念怏怏，作《謁金門》，詞云：

「空相憶，無計得傳消息。天上姮娥人不識，寄書何處覓？新睡覺來無力，不忍把伊書跡。滿院落花春寂寂，斷腸芳草碧。」

姬後聞得此詞，遂不食而卒。

非留莊也，留其寵也。非愛才也，愛其色也。建之不情甚矣！莊亦失見機之智焉！

蜀王建北巡，至閬州。州人何康，女色美，將嫁。蜀主取之，賜其夫家帛百匹，其夫一慟而卒。

欲結人心，割所愛以贈之，猶恐其不受也，況奪之乎。宜建之不終也。姬得詞而死，夫見帛而亡。假令是姬是夫湊成一對，交

相愛，交相死，必致雙鴛、連理之異矣！

王承綱女

蜀王衍好微行，嘗私至軍使王承綱家，覘其女有美色，欲私之。承綱言已許嫁，將適人。衍不聽，遂取入宮。潘昭與承綱有隙，奏其出怨言，流之茂州。女聞父得罪，剪髮求贖，不許，乃自縊死。

建羈人之妻，奪人之女，作法於淫，衍安得不效之。

花蕊夫人

徐匡璋納女於蜀王孟昶，拜貴妃，別號花蕊夫人，意花不足擬其色，似花蕊翻輕也。又升號慧妃。

一日大熱，昶與妃夜起，避暑摩訶池上。作詞云：

「冰肌玉骨清無汗，水殿風來暗香滿。簾開明月獨窺人，欹枕釵橫雲鬢亂。起來瓊戶啟無聲，時見疏星渡河漢。屈指西風幾時來，只恐流年暗中換。」

乾德三年，王師平蜀。太祖聞花蕊名，命別將護送入京，納之。昶美丰儀，喜獵，善彈。夫人心嘗憶昶，怏怏不敢言。因自畫昶以祀，復佯言於眾曰：「祀此神者多子。」一日，宋祖見而問之。夫人亦託前言，諱其姓，遂假張仙。自是求子者多祀之，迄今不改。

夫人徐姓，見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。陳無已以為青城費氏，誤也。《丹鉛錄》云：「花蕊夫人，宮詞之外，尤工樂府。蜀亡，入汴。道經葭萌，題驛壁云：

『初離蜀道心將碎，離恨綿綿。春日如年，馬上時時聞杜鵑。』

書未畢，為軍將催行。後人續之云：

『三千宮女皆花貌，妾最嫵媚。此去朝天，只恐君王寵愛偏。』」

按：花蕊見宋祖時，使陳所作。因誦其亡國詩云：

「君王城上樹降旗，妾在深宮那得知。四□萬人盡解甲，並無一個是男兒。」

據此詩，則途中必不作敗節語。續者真可云狗尾矣。

按：花蕊夫人，蜀王建妾，號小徐妃。在王衍時，坐游燕污亂亡國。莊宗平蜀後，隨王衍歸中國，半途遭害。及孟氏再有蜀，傳至昶，亦有花蕊夫人，亦姓徐。何前後之相符也。又按：張仙名遠霄，五代時人，游青城山成道。老泉有贊。人知花蕊夫人假託，不知真有張仙。

《續豔異編》載：雲間舒大才，於麟德二年春，因訪友，路遇美人，賡詩成契。及明，得古祠，塑美人像，木主題曰「花蕊夫人。」果有之，亦必王蜀花蕊耳。

盧孝

尤仁卿，業堪輿。言嘗游平昌，為宦家某卜牛眠地以葬母。開壙，已有紫漆棺，而丹漆書其前方，漆凸起木上炯炯。蓋亦婦墓，而其夫為文志之。仁卿尚能記其略。云：「某里人盧孝妻，祝氏月英。父某，母某。孝始聘其姊，姊為權力者奪去，父母以英續盟。英貌莊性慧，事舅頗極禮敬。女工、經、史、音樂，皆能精曉。日不廢書，夜必刺緝。夫婦唱隨，未嘗離舍。偶患脾瀉。而前勢力者復欲謀奪英，鷹犬之客，平起風波，英憤恚火鬱暴死。歸孝三年，年二□一歲。驚魂兩飛，不知離合。死不知生，生何以知死？盡力營葬，恨無再遇之期，血淚如麻，不能止息。散衣□九件，皆英手刺花鳥，人謂畫工不如。並其生平玩好，悉以歸冥。至正二年某月日，夫盧孝撰。」宦家知地吉，因以母棺累其上。

熙寧末，洛中有人耕於鳳凰山下，獲石碣，方廣一尺餘，乃婦人撰夫志銘：「君姓曹氏，名禮，字禮夫，世為洛陽人。三□歲，兩舉不第，卒於長安道中。朝廷卿大夫、鄉里故老聞之，莫不哀其『孝友睦姻，篤行能文，何其夭之如是邪！』唯兒聞之獨不然，乃慰其母曰：『家有南畝，足以養其親；室有遺文，足以教其子。凡累乎陰陽之間者，至死數不可逃，夫何悲喜之有哉！』丙子年三月□八日卒，以其年□月□五日葬於鳳凰山之原。余姓周氏，君妻也，歸曹已八載矣。生子一人，尚幼。以其恩義之不可忘，故作銘。銘曰：『其生也天，其死也天，苟達此理，哀哉何言！其生也浮，其死也休，終何為哉，慰母之憂。』」

情史氏曰：「盧孝志其妻，語甚慘；周氏志其夫，語甚達。周蓋婦中之莊生也。讀盧孝文，所遭厄甚矣，雖欲達其將能乎？」

周美成

周美成（名邦彥，官至待制。）在姑蘇，與營妓岳楚雲相戀。後從京師過吳，則岳已從人久矣。因飲於太守蔡巒坐上，見其妹，為作《點絳脣》寄之，云：

「遼鶴西歸，故人多少傷心事。短書不寄，魚浪空千里。憑杖桃根，說與相思意。愁何際，舊時衣袂，猶有東風淚。」

楚雲得詞，感泣累日。

王晉卿

王晉卿（誥。）得罪外謫，後房善歌者，名囀春鶯，乃東坡所見也，遂為密縣馬氏所得。後晉卿還朝，尋訪微知，恨不可復得，因賦一聯云：

「佳人已屬沙吒利；義士今無古押衙。」

客有為足之成章云：

「幾年流落在天涯，萬里歸來兩鬢華。翠袖香殘空挹淚，青樓雲渺是誰家？佳人已屬沙吒利，義士今無古押衙。回首音塵兩沉絕，春鶯休囀沁園花。」

蔡元長

蔡元長南遷，中路有旨，取所寵姬慕容、邢、武者三人，以金人指名來索也。元長作詩別云：

「為愛桃花三樹紅，年年歲歲惹春風。如今去逐他人手，誰復尊前念老翁？」

元長蠹國招寇，六宮皆入虜幕，何有於寵姬乎？使寵姬有識，當唾罵老賊誤人，而猶望其尊前相念，愚甚矣！

趙嘏

趙嘏字承祐，嘗家於浙西。有美姬，惑之。洎計偕，欲攜行，母命不許。會中元，為鶴林游。浙帥窺姬色，遂奪而據之。明年，嘏及第。因以一絕遺帥，云：

「寂寞堂前日又曛，陽臺去作不歸云。當時聞說沙吒利，今日青城屬使君。」

浙帥不自安，遣一介歸之於嘏。嘏時方出關，途次橫水驛，見兜舁人馬甚盛，偶訊其左右，對曰：「浙西尚書差送新及第趙先輩娘子入京。」姬在兜中亦認嘏。嘏下馬，揭簾視之。姬抱嘏，嘏慟哭而卒。遂葬於橫水之傍。

劉翠翠

翠翠姓劉氏，淮安民家女也。生而穎悟，能通詩書。父母不奪其志，就令入學。同學有金氏子，名定，與同歲，亦聰明俊雅。諸生戲之曰：「同歲者當為夫婦。」二人亦私自許。金生贈翠翠詩曰：

「□□二闌干七寶臺，春風到處豔陽開。東園桃樹西園柳，何不移來一處栽？」

翠翠和之曰：

「平生每恨祝英臺，懷抱何為不早開？我願東君勤用意，早移花樹向陽栽。」

已而，翠翠年長，不復至學。父母為其議親，輒悲泣不食。以情問之，初不肯言。久乃曰：「西家金定，妾已許之矣。若不相從，有死而已，誓不登他門也！」父母不得已而聽焉。遂卜日結婚。凡幣帛之類，羔雁之屬，皆女家自備。迎婿入門，二人相見，喜可知矣。是夕，翠翠於枕畔作《臨江仙》一闕贈生，曰：

「曾向書窗同筆硯，故人今作新人。洞房花燭□分春。汗沾蝴蝶粉，身惹麝香塵。帶雨尤雲渾未慣，枕邊眉黛羞顰。輕憐痛惜莫辭頻。願郎從此始，日近日相親。」

生遂次韻曰：

「記得書齋同筆硯，親人不是他人。扁舟來訪武陵春。仙居鄰紫府，人世隔紅塵。海誓山盟心已許，幾翻淺笑深顰。向人猶自語頻頻。意中無別意，親外有誰親。」

二人相得之樂，雖翡翠之在赤霄，鴛鴦之游綠水，未足喻也。

未及一載，張士誠兄弟起兵高郵，盡陷淮東諸郡。翠為其部下將李將軍者所掠。至正末，士誠納款元朝，願奉正朔。道途始通，行李無阻。生於是辭別內外父母，願求其妻。星霜屢移，囊橐又竭，然而此心終不少阻。草行露宿，丐乞於人，僅而得達湖州。則李將軍方貴重用事，威儀隆赫。生佇立門牆，躊躇窺伺，將進而未能，欲言而不敢。閻者怪而問焉，生曰：「僕淮安人也。喪亂以來，聞有一妹在於貴府。今不遠千里至此，欲求一見，非有他也。」閻者曰：「然則汝何名姓？妹年貌若干？吾得一聞，以審虛實。」生曰：「僕姓劉，名金定。妹名翠翠，識字能文。當失去時，年始□七，以歲月計之，今則二□有四矣。」閻者聞之曰：「府中果有劉氏者，淮安人也。年二□餘，識字，善為詩，性又慧巧。本使寵之專房。汝言信不虛，吾將告之於內，汝且止此以待。」遂奔走入告。須臾，令生入見。將軍坐於廳上，生再拜而起，具述其由。將軍武人也，信而不疑。即命內監告於翠翠，曰：「汝兄自鄉中來此，當出見之。」翠翠承命而出，以兄妹之禮見於廳前。不能措一詞，悲咽而已。將軍曰：「汝既遠來，道途疲倦，且於吾門下休息。吾當徐為之所。」即贈新衣一襲，設帷帳於門西小館，令生處焉。翌日，謂生曰：「汝妹既能識字，汝亦通書否？」生告以業儒。將軍大喜，委以記室。生性既溫和，益自簡束。應上接下，咸得其歡。代書回簡，曲盡其意。將軍大以為得人，待之甚厚。

然而生之來此，本為求訪其妻。自廳前一見之後，不可再得，閨閣深遠，內外頗嚴，欲達一意，終無間可乘。荏苒數月，時及授衣，西風夕起，白露為霜。生獨處空齋，終夜不寐，乃成一詩曰：

「好花移入玉闌干，春色無緣得再看。樂處豈知愁處苦，別時雖易見時難。何年塞上重歸馬，此夜庭中獨舞鸞。霧閣雲煙深幾許，可憐辜負月團圓。」

詩成，題於片紙，拆布衣之領而縫之。以百錢納於小豎，屬其：「持入付於吾妹，令其縫紉將以禦寒。」小豎如言。翠翠解其意，拆衣而詩見，大加傷感，吞聲而泣。別為一詩，亦縫於衣領之內，付出還生。詩曰：

「一自鄉關動戰鋒，舊愁新恨幾重重。腸雖已斷情難斷，生不相從死亦從。長使德言藏破鏡，終教子建賦游龍。綠珠碧玉心中事，今日誰知也到儂。」

生得詩，知其以死許之，無復致望。但愈加抑鬱，遂感成疾。翠翠聞之，請於將軍，始得一至，牀前問候。而生病已亟矣。翠翠以臂扶生而起，生引首側視，凝淚滿眶，長吁一聲，奄然死於其手。將軍憐之，葬於道場山麓。翠翠送殯而歸，是夜得疾，不復飲藥，展轉衾席，將及一月。一旦，告將軍曰：「妾棄家相從，已得八載，流離外郡，舉眼無親，止有一兄，今又死矣！病必不能起，乞埋骨兄側，使黃泉之下，庶有依託，不至作他鄉孤鬼也！」言盡而卒。將軍不違其志，竟附葬於生墳左，宛然東西二丘焉。

事載瞿宗吉《剪燈新話》。

後尚有翠翠家舊僕，以商販過道場山，遇翠翠夫婦，寄書於父母。父買舟來訪，徒見二墳，夜復夢翠翠云云。似涉小說家套數，今刪之。

王瓊奴

瓊奴，姓王氏，字潤貞，常山人，二歲而父歿。母童氏，攜瓊奴適富人沈必貴。沈無子，愛有之過己生。年□四，雅善歌詞，兼通音律，言、德、工、容四者咸備，近遠爭求納聘焉。時同里有徐從道、劉均玉者，請婚尤切。徐子荅郎，劉子漢老，皆儀容秀整，且與瓊奴同年。徐華胄而清貧，劉暴富而白屋。猶豫遲疑，莫之能定。

一日，謀於族人之有識者，曰：「擇婿為重。」教之治具，召二生而面試之。乃於二月花晨，張筵會客，里中名勝，咸集於

庭。均玉、從道亦各攜子而至。漢老雖人物整然，而登降揖讓，未免矜持。苕郎則衣冠樸素，舉止自如。沈之族長有耕雲者，號知人，一見二生，已默識其優劣矣。乃指壁間所掛《惜花春起早》、《愛月夜眠遲》、《掬水月在手》、《弄花香滿衣》四畫，使二生詠之。漢老恃富，懶事詩書，聞命睚眦，久而不就。苕郎從容染翰，頃刻而成。耕雲嘖嘖稱賞。其詠《惜花春起早》云：

「胭脂曉破湘桃萼，露重茶馨香雪落。媚紫濃遮刺繡窗，嬌紅斜映鞦韆索。」

「轆轤驚夢急起來，梳雲未暇臨妝臺。笑呼侍女秉明燭，先照海棠開未開。」

《愛月夜眠遲》云：

「香肩半擗金釵卸，寂寂重門深鎖夜。素魄初離碧海堦，青光已透朱簾罅。」

「徘徊不語倚闌干，參橫斗落風露寒。小娃低語喚歸寢，猶過薔薇架後看。」

《掬水月在手》云：

「銀塘水滿蟾光吐，嫦娥夜夜馮夷府。蕩漾明珠若可捫，分明兔穎如堪數。」

「美人自挹濯春蔥，忽訝冰輪在掌中。女伴臨流笑語，指尖擎出廣寒宮。」

《弄花香滿衣》云：

「鈴聲響處東風急，紅紫叢邊久凝立。素手攀條恐刺傷，金蓮移步嫌苔濕。」

「幽芳擷罷掩蘭堂，馥鬱餘馨滿繡房。蜂蝶紛紛入窗戶，飛來飛去繞羅裳。」

均玉見漢老一辭莫措，大以為恥。父子竟不終席而逸矣。於是四座合詞稱美，而苕郎之婚議遂成。不出月，擇日過聘。必貴以愛婿故，欲其數相往還，遂招置館中，讀書游泮。偶童氏小恙，瓊奴方侍湯藥，而苕郎入問疾，避弗及，乃相見於母榻前。苕見瓊姿容絕世，出而私喜。封紅箋一幅，使婢送與瓊。瓊拆之，空紙也。因笑成一絕，以答苕曰：

「茜色霞箋照面頰，玉郎何事太多情。風流不是無佳句，兩字相思寫不成。」

苕郎持歸，以誇於漢老。漢老方恨其奪己配也，以白均玉。均玉不咎子之無學，反切齒於徐、沈。誣以陰重事，俱不得白。徐戍遼陽，沈戍嶺表，全家俱往。訣別之際，黯然銷魂，觀者悉為下淚。自此南北各不相聞。

已而必貴謝世，家事零落。唯童氏母女在，蕭然茅店，賣酒路旁。雖患難之中，瓊奴無從昔時容態，而青年粉質，終異常人。有吳指揮者悅之，欲娶為妾。童氏以既聘辭。吳知其故，遣媒謂曰：「徐郎遼海從戎，死生未卜。縱幸無恙，安能至此成姻乎？」瓊不聽，吳遂以勢凌之。童氏懼，與瓊謀曰：「苕去五載，音問杳然。汝之身事，終恐荒唐矣！矧他鄉孤寡，其何策以拒彼彪悍乎？」瓊泣曰：「徐本為兒遭禍，背之不仁。兒有死耳！」因賦《滿庭芳》詞以自誓云：

「彩鳳分群，文鴛失侶，紅雲路隔天台。舊時院落，畫棟積塵埃。漫有玉京離燕，向東風，似訴悲哀。主人去，捲簾恩重，空屋亦歸來。溼陽憔悴女，不逢柳毅，書信難裁。歎金釵脫股，寶鏡離臺。萬里遼陽，郎去也，甚日重回？丁香樹，含花到死，肯傍別人開。」

是夜，自縊於房中，母覺而救解，良久方蘇。吳指揮者聞之怒，使麾下碎其釀器，逐去他居，欲折困之。時有老驛使杜君，亦常山人。必貴存日，相與善。憐童氏孤苦，假以驛廊一間而安焉。

一日，客有戎服者三四人投驛中。杜君問所從來，其人曰：「吾儕遼東某衛總小旗，差往海南取軍，此假宿耳。」值童氏偶出簾下，中一少年，特淳謹，不類武卒。數往還相視，而悽慘之色可掬。童氏心動，因出問之，對曰：「苕姓徐，浙江常山人。幼時，父嘗聘同里沈必貴女。未婚，而兩家坐事謫戍，不相聞者數年矣。適因入室，見媽媽狀貌，酷與苕外母相類，故不覺感愴，非有他也。」童氏復問：「沈家今在何處？厥女何名？」曰：「女名瓊奴，字潤貞。聯親時年方□四，以今計之，當□九矣。第知戍海南，忘其所寓州郡，難已尋覓。」童氏入語瓊奴，瓊奴曰：「若然，天也！」明日，召至室中細問之，果苕郎也，今改名子蘭矣，尚未娶。童氏大哭曰：「吾即汝丈母。汝丈人已死，吾母女流落於此，出萬死已得再生。不圖今日再得相見。」遂白於杜及苕之同伴。眾口嗟歎，以為前緣。杜君乃率錢備禮，與苕畢姻。合卺之夕，喜不塞悲，瓊奴訴其懷懷，因誦杜少陵「夜闌更秉燭，相對如夢寐」之句。苕撫之曰：「毋傷，姑候來年，摯爾同歸遼東耳。」既而苕同伴有丁總旗者，忠厚人也，謂苕曰：「君方燕爾，莫便拋離。勾軍之行，我輩分任之。君善撫室於此相待。」苕置酒餞別。

諸人既去，吳指揮者緝知，愈怒。以逃軍為名，捕苕於獄，杖殺之。藏屍於窰內，亟令媒恐童氏曰：「彼已死，可絕念矣。吾將擇日，舁輜相迎。如復拒違，定加毒手。」瓊奴使母諾之。媒去，謂母曰：「兒不死，必為狂暴所辱。將俟夜引決矣。」母亦無如之何。

是晚，忽監察御史傅公到驛。瓊奴仰天呼曰：「吾夫之冤雪矣！」乃具狀以告。傅公即抗章上聞，得旨鞫問，而求屍未得。政讞訊聞，羊角風自廳前而起。公祝之曰：「逝魄有知，導吾以往。」言訖，風即旋轉，前引馬首，逕奔窰前。吹炭灰而屍見。委官驗視，傷痕宛然。吳遂伏辜。公命州官葬苕於郭外。瓊奴哭送，自沉於塚側池中。因命葬焉。公言諸於朝，下禮部旌其塚曰：「賢義婦之墓。」童氏亦官給有廩，優養終身焉。

吟成得婦，佳遇也。千里續親，奇緣也。獨留撫室，高情也。而好處往往反為禍端，苕之遇，窮矣哉！吳指揮淫殺自戕，孽由己作。羊角鳴冤，苕靈不泯。第禍之始生，實自漢老父子。未知天所以報之者，又何如也？

樂陵王妃

百年，孝昭第二子也。孝昭臨崩，遺詔傳位於武成。並有手書，其末曰：「百年無罪，汝可樂處置之，勿學前人。」清河三年五月，赤星見，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，一夜盆自破。欲以百年厭之。會博陵人賈德青教百年書，百年嘗作數「敕」字，德青封以奏。帝又發怒，使召百年。百年被召，自知不免。割帶袂，留與妃斛律氏。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。使百年書「敕」字，驗與德青所奏相似。遣左右亂捶擊之。又令人曳百年繞堂，且走且打。所過處，血皆遍地。氣息將盡，曰：「乞命，願與阿叔作奴。」遂斬之。棄諸池，池水盡赤。於後園親看埋之。妃把袂哀號，不肯食，月餘亦死。袂猶在手，拳不可開。時年□四。其父光自擊之，乃開。後主時，改九院為二□七院。掘得小屍，緋袍金帶，髻解，一足有靴。諸內參竊言：「百年太子也。」

阿濫

至正癸卯，明玉珍僭號於蜀。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。梁王及憲司官皆奔，威楚諸部悉亂。徵兵救援。大理總管段功，謀於員外楊淵海。卦之吉，乃進兵。紅巾屯古田寺。功遣人夕火其寺，紅巾軍亂，死者什七八。功追至七星關，又勝之而還。紅巾既退，梁王深德段功，以女阿濫主妻之，奏授雲南平章。功戀之不肯歸國。其大理夫人高氏，寄樂府促之歸，曰：

「風捲殘雲，九霄冉冉逐。龍池無偶，水雲一印綠。寂寞倚屏幃，春雨紛紛促。蜀錦半牀閒，鴛鴦獨自宿。好語我將軍，只恐樂極生悲冤鬼哭。」

功得書，乃歸。既而復往。其臣楊智、張希喬留之，不聽。既至善闡，梁人私語梁王曰：「段平章復來，有吞金馬、咽碧雞之心矣。盍早圖之。」梁王乃密召阿濫主，付以孔雀膽一具，命乘便毒殺之。主濟然不受命。夜寂人定，私語平章曰：「我父忌阿奴，願與阿奴西歸。」因出毒具示之。平章曰：「我有功爾家。我趾自蹙傷，爾父尚嘗為我裹之。爾何造言至此！」三諫之，終不聽。明日，邀功東寺演梵，至通濟橋，馬逸，因令番將格殺之。阿濫主聞變，失聲哭曰：「昨暝燭下，才講與阿奴，雲南施宗、施秀煙花殞身，今日果然。阿奴雖死，奴不負信黃泉也。」欲自盡，梁王防衛萬方。主愁憤，作詩曰：

「吾家住在雁門深，一片閒雲到滇海。心懸明月照青天，青天不語今三載。欲隨明月到蒼山，誤我一生踏裡彩。吐嚕吐嚕段阿奴，施宗施秀同奴歹。雲片波濤不見人，押不蘆花顏色改。肉屏獨坐細思量，西山鐵立霜瀟灑。」

時員外楊淵海為從官，亦題詩粉壁，飲藥而卒。

詩曰：

「半紙功名百戰身，不堪今日總紅塵。死生自古皆由命，禍福於今豈怨人。蝴蝶夢殘滇月海，杜鵑啼破點蒼春。哀憐永訣雲南土。錦酒休教灑淚頻。」

梁王哀淵海之才，縫意欲為己用。見詩痛悼，乃厚恤之。令隨平章樞葬大理。

父不可仇也。然婦人以夫為天，父為外家。殺夫而非罪，則父亦仇矣。人之尊者莫如天。使天無故而厄一善人，雖聖賢亦不能無憾。此子胥所以鞭平王，而孝子或諒之也。

唐姬

唐姬者，漢廢帝弘農王妃也。靈帝崩，子辯立，董卓廢之，置於閣上，使郎中令李儒進鳩。王曰：「是欲殺我耳。」不肯飲。強之，乃與姬及宮人飲宴別。酒行，王悲歌曰：

「天道易兮我何艱，棄萬乘兮退守藩。逆臣見迫兮命不延，逝將去汝兮適幽玄。」

因令姬起舞，姬抗袖而歌曰：

「皇天崩兮后土頽，身為帝兮命夭摧。死生異路兮從此乖，奈何獨兮心中哀。」

歌竟，泣下嗚咽，坐者皆歎歔。王謂姬曰：「卿王者妃，勢不復為吏民妻，幸自愛！從此長辭。」遂飲鳩死，時年十八。姬歸潁川。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，姬誓不許。及李傕破長安，鈔關東，得姬，欲妻之，固不聽，而終不自明。尚書賈詡知之，白獻帝。帝感愴，迎姬置園中。使侍中持節，拜為弘農王妃。

周迪妻

有豫章民周迪，貨利於廣陵，其妻偕焉。遇師鐸之亂，不能去，城中人相食。迪饑將絕，妻曰：「兵荒若是，必不相全。君親老家遠，不可與妾俱死。願見鬻於屠氏，則君歸裝濟矣！」迪勉從之。以所得之半，賂守者求去。守者詰之，迪以實對。群輩不信，遂與迪往其處驗焉。至則見其首已在肉案。聚觀者莫不歎異，爭以金帛遺之。迪收其餘骸，負之而歸。

販利而妻必與偕，蓋不忍相離也。而孰知竟作長離乎！妻非忍於身之殺，而貴於遂夫之行。迪亦非忍於妻之死，而貴於成妻之義。

柳鸞英

萊州閻瀾與柳某善，有腹婚之約。及誕，閻得男子，曰自珍；柳得女，曰鸞英，遂結夙契。柳登進士，仕至布政。而瀾止由貢得教職以死。家貧，不能娶，柳欲背盟。鸞英泣告其母曰：「身雖未往，心已相諾。他圖之事，有死而已。」母白於父，父伴應之而未許。鸞英度父終渝此盟，乃密懇鄰媪，往告自珍，曰：「有私蓄，請君以某日至後圃挾歸，姻事可成。遲則為他人先矣。」自珍聞之，喜不自抑。遂與其師之子劉江、劉海具言故。江、海密計，設酒賀珍，醉之於學舍。兄弟如期詣柳氏。鸞英倚圃門而望，時天將暮，便以付之。而小婢識非閻生，曰：「此劉氏子也！」鸞英亦覺其異，罵之曰：「狗奴何以詐取我財？速還則已，不然，當告官治汝！」江、海恐事泄，遂殺鸞英及婢而去。自珍夜半醉醒，自悔失約。急起走詣柳氏圃門。時月色黑，直入圃中，踐血屍而躐，嗅之腥氣，懼而歸。衣皆沾血。不敢以告家人也。達曙，柳氏覺女被殺，而不知主名。官為遍訊，及鄰媪，遂首女結約事。逮自珍至，血衣尚在。一詞不容辯，論死。會御史許公進巡至，夜夢一無首女子泣曰：「妾柳鸞英也。身為賊劉江、劉海所殺，反坐吾夫，幸哀辨此獄，妾死不朽矣。」因忽驚覺。明達召自珍密問之，自珍具述江、海留飲事。公偽為見鬼自訴之狀，即捕二凶訊之，叩頭款服，誅於市。遂釋自珍。為女建坊曰「貞節」以表之。珍後登鄉薦，時人為作傳奇。見許公《異政錄》。

金山僧惠明

洪武中，南京揚子江邊，稅家妻周氏，有姿色。金山寺僧惠明，密使一婆子常送花粉等物，往來甚熟。夫出外，周氏喚婆子同眠。婆子潛將僧鞋一雙安凳下。夫歸見鞋，謂周氏有私於僧。婦不能辯，竟出之。周時年已二□二，生子歲餘矣。臨去作歌曰：

「去燕有歸期，去婦長別離。妾有堂堂夫，妾有呱呱兒。撇此夫與子，出門欲何之？有聲空嗚咽，有淚空漣洏。百病皆有藥，此病諒難醫。丈夫心翻覆，曾不記當時。山盟與海誓，瞬息且推移。吁嗟一婦女，方寸有天知。」

惠明奮髮，託媒娶之。生一女。異日，惠明抱女戲曰：「我無良計，安得汝母。」周氏笑問何謂，惠明以夫妻情厚，吐之無疑。周氏遂擊登聞鼓升冤情。上親鞫得實。惠明凌遲，同房□僧絞，餘僧六□名，俱邊遠充軍。

王武功妻

京師人王武功，居鞦韆巷。妻有美色。化緣僧過門，見而悅之。陰設挑致之策，而未得便。會王生將赴官淮上，與妻坐簾內，一外僕頂盒至前，云：「聰大師傳信縣君，相別有日，無以表意，漫奉此送路。」語訖即去。王夫婦亟啟盒，乃肉繭百枚。剖其中，藏小金牌餅，重一錢，以為誤也，復剖其他盡然。王作聲叱妻曰：「我疑此禿朝夕往來於門，必有故，今果爾。」即訴於縣府。僧已竄，不知名字、居止，無從緝捕。王棄妻單車赴任。妻亦無以自明。囚係累月，府尹以為疑獄，命錄付外舍。窮無取食。僧聞而潛歸，密賂針婦，說之曰：「汝今日餓死矣，我引爾至某寺，為大眾僧縫紉度日，以俟武功回心何如？」王妻勉從其言。既往，正入前僧之室，藏於地穿，奸侮自如。久而稍聽其出入，遂伺隙告邏卒。執僧到官，伏罪。王妻亦懷恨以死。

鉛山婦

鉛山有人悅一美婦，挑之不從。乘其夫病時，天大雨，晝晦，乃著花衣為兩翼，如雷神狀，至其家，奮鐵椎殺之，即飛出。其家以為真遭雷誅也。又經若干時，乃使人說其婦，求為妻。婦許焉。伉儷甚篤。出一子，已周歲矣。一日，雷雨如初。因燕語，漫及前事，曰：「吾當時不為此，焉得妻汝？」婦佯笑，因問：「衣與兩翼安在？」曰：「在某箱中。」婦俟其人出，啟得之。赴訴張令。擒其人至，伏罪，論死。

情史氏曰：「語云『歡喜冤家』，冤家由歡喜得也。夫『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』。譬如蠹然，以木為命，還以賊木，忍乎哉！彼夫售讒行誑，手自操戈，斯無所蔽罪者矣！乃若垂成而敗之，本合而離之，同歡而獨據之，他好而代有之，天乎？人乎？是其有冤家在焉！然仇不自我，兩人之歡喜固在也。以冤家故，愈覺歡喜；以歡喜故，愈覺冤家。況乎情之所鍾，萬物皆贅。及其失意，四大生憎。仇又不獨在冤家矣！不情不仇，不仇不情。嗟夫，非酌水自飲，亦烏知其冷暖乎哉！」